

上海鱗瓜續集

許世英題



題郁慕俠先生之上海鱗爪

其一

(葉仲均)

少年萍跡寄申江。淚滿青衫血滿腔。冊載飽嘗塵世味。筆如神杵把魔降。

世情怪誕寸心知。爲救人羣放厥詞。仗得一枝扛鼎筆。五光十色顯窮奇。

春江滿地布陰霾。攬鬢澄清願總乖。且把眼前秦鏡照。一鱗一爪續齊諧。

莫道文人性太癡。筒中消息少人知。興酣敘到精微處。疑是生公說法時。

最是洋場十里中。五方雜處不同風。高擡慧眼從旁看。四十年來作寓公。

爲民喉舌不辭勞。文字應推一代豪。引得金繩開覺路。此公風骨最
騫高。

全憑正氣主文壇。筆挾風霜興不闌。五濁世中描現狀。直教魑魅遁
形難。

筆端愈老愈精神。蓮出污泥不染塵。社會流傳佳著作。讀之庶不涉
迷津。

其二

(秦伯未)

贏得生花筆一枝。江郎垂老尙雄奇。半鱗片爪彌堪惜。中有憂時血
淚絲。

江湖落拓鎮相憐。閒話滄桑五十年。不盡鶯花開更落。有誰孽海渡
無邊。

衆生色相不堪描。黑幕重重暮復朝。溫燭燃犀幽怪照。更從何處着
人妖。

閱盡興亡兩鬢蒼。羨君義俠具心腸。一編問世流傳速。聲價居然貴洛陽。

其三

(汪企張)

避世編桴海上浮。年年塵夢蜃成樓。而今不用燃犀燭。魑魅都教上鏡頭。

燦眼花叢照眼紅。落茵墮溷委東風。春江一覺繁華夢。多少青年陷此中。

心儀禹孟哀衰世。名教從來我輩尊。酒熱夜闌心緒亂。朦朧惟記浦潮痕。

四維旁落倫常絕。巨憲神姦氣勢張。黑幕重重都揭破。筆鋒犀利放寒芒。

其四

(顧伯超)

不古人心大可憐。昭垂炯戒當談天。齊東野語難搜徧。滬北澆風盡

揭穿。百怪千奇掀黑幕。晨鐘暮鼓惕青年。一鱗一爪皆珍秘。恍比適人木鐸宣。

其五

(汪子岡)

那堪常伍俗沉浮。豪氣頻銷百尺樓。千古濁流奔歇浦。勞君一一記從頭。

落英處處可憐紅。十里銀花舞晚風。真個銷魂真個苦。一般都在劫灰中。

話盡滄桑白盡頭。申江小史信風流。齊紈蜀錦知多少。快剪輕裁抵并州。

天爵早隨人爵盡。四維從此爲誰尊。和戎割壤追南渡。涕淚新痕憶舊痕。

洋場百載傷心史。國難何曾歇管絃。白日羣魔爭瞰室。黯然展卷莫終篇。

爲知爲罪春秋筆。何去何從各主張。孽海一經犀燭照。彩毫萬丈透光芒。

其六

范雲六

海上離奇太不該。人妖白晝儘徘徊。一鱗半爪彌珍惜。萬語千言妙剪裁。漫說形容難盡致。誰知祕密忽公開。頭頭是道無遺漏。都自生平閱歷來。

其七

童愛樓

現身說法學生公。三峽辭源倒不窮。別得巍巍銅像鑄。大功剛在立言中。

賈誼上書眞痛哭。東坡說鬼妄言之。夢泡世事瞬千變。都付文通筆一枝。

文章笑罵罵文章。滋味酸鹹試細嘗。要把談諧當藥石。故翻格調學東方。

覺世大文雜滑稽。時新花樣脫恆蹊。要憑價重鷄林筆。喚醒皇華百萬迷。

知人知面復知心。世態人情箇裏尋。瑣屑街談巷議事。一經點鐵便成金。

信手拈來筆不枯。妖魔鬼怪足胡盧。隱身無術遁無地。一幅溫犀秦鏡圖。

拙著「上海鱗爪」·辱承諸友好紛賜題詞·拜讀之餘·曷勝銘佩·今按收到先後爲次序·一并刊入·以志榮寵·惟佳句中有獎借過當者·殊令人慚感無已也·謹附一言·以謝諸君·(慕俠附啓)

上海鱗爪續集子目

- 上海人的過年忙
戴季陶被捕
章太炎監禁西牢
天鐸報人材濟濟
薛君子喪胆
夜報
如此新劇
肉林祕聞
連苞嫁人
請游龍宮
么二堂子的新章程
坐房間
牛奶總統
年年十六歲
搭壳子
- 宋案的回顧
如同狗屁的「天仇文集」
康聖人辦國是報
周浩膽識俱優
十六開
文化街
跳舞潮
鈔票塞在桃源洞裏
非法出精
領港朋友
白板對煞
吃賸的姨太太
倡門中的口頭禪
零賣的活肉
人兔子

流動的賣娼

甯波堂子

神祕之街的一角

花烟間

一杯茶值五大元

兩個字值六十文

出賣淫書

女裁縫

野鷄大學

鍍金博士

包房間

流浪的白俄

郵包公司

新世界的隧道

屋頂上的八卦

陸遜墓址

地火

神祕的摺扇

流動的按摩

闊哉包客

女相士

一桌菜值三百元

翁梅倩沿街賣唱

小叫天之榮辱

縫窮婦

大學生

一隻花瓶

霞飛路上俄國化

郵局門前的苦力

味蕪園

尿坑上的招貼

外白渡橋

法國公園

電話

孔夫子
老虎灶
好闊綽的大廠
後門貨
丟票
賊技
吃盤子
叫魂
出興隆票
水鬼
賣相
冲喜
拉洋人
小車
送喪馬車
假人參
野鷄

小押當
詩謎候教
開什麼？
丟圈
裱畫店之換天頭
吃豆腐
吃百家飯
麻衣債
阿羊哥
賣羊
冲鳥
大照會
不講價鈿坐車子
大出喪
場面不可不綑
虛頭
吃肉要討價還價的

請醫生……打保單

銀擔

蘇廣成衣舖

玻璃包廂

日需房飯錢二百八十文

櫃檯上的鐵柵

廣告醫生

看鬼臉

尋Y

醫生的三嚇頭

大少爺謀害妓女

年紅燈

跑狗癮

捏脚

粥店……豆腐店

客飯

冷攤

燻魚……酥糖

小便三角……大便一元

靠災民發財的善棍

高等華人

十三點

俞調……馬調

開大炮

燙頭髮

桂花

么二三式

■上海人的過年忙

推行國歷。廢除陰歷。一霎那已二十四年了。自從國民政府定鼎金陵以來。又明令一律改用國歷。嚴行廢除陰歷。亦已七八年了。不過民間狃於幾千年遞嬗下來的舊習慣。似不願意急急改革。且亦不能一律遵從。可見改革習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呢。

現在表面上雖已推行國歷。在實際上依然用廢歷爲多數。到了國歷歲尾年頭。一點舉動也沒有。到了廢歷的歲尾年頭。大家當作一件大事情來幹牠一下。習慣如此。行政方面。也祇好媽媽虎虎了。茲將歲尾年頭的種種事情。分段記在下面。

●掃除 中國人懶惰脾氣。最爲顯著。平日對於屋舍傢伙。都任其塵埃滿積。不加洗濯。到了年底。才手忙脚亂地除灰塵。洗地板。揩窗櫺。滌器具。忙得一團糟。名曰大掃除。

●謝年 一年四季。靠天保佑。到了年腳邊。大魚大肉。紅燭高燒。香

烟繚繞地舉行謝年。以答神庥。未了。還要大磕其響頭。大放其爆竹。這種舉動。除却新式家庭和教會家庭外。差不多都要來舉行一下。
祭祀。祭祀即祭祖宗。是子孫追遠之意。一年四時八節。都要祭祀。不過年底祭祀。格外來得鄭重其事。這祭祀一節。除却少數教會家庭外。家家都要虔誠地舉行。

結賬。商店和顧客往來交易。所有欠款。到了此時。須一律結束還清。不得再行拖欠。如果力不能還。或有意規避。你縱能逃過此關。不過你以後的信用。便要破產。故要面子的朋友。不論怎樣窘迫。也要竭力設法現款來還清。免使人家恥笑和失却信用。

商家和錢莊往來。如有透用款項。到了這個年關。必須要如數還清。明年才能繼續往來。倘使款項不還清。這片店的信譽。便要受人指摘。而且一傳十十傳百的宣揚出去。說你窘態畢現。有些兒靠不住了。

燒香。中國人是著名的崇拜偶像。故菴觀廟宇。遍地皆是。到了元旦那天。一般善男信女。都洗好了澡。換好了衣服。一羣一羣地往南市城隍廟南京路虹廟等處燒香。肩摩轂擊。擁擠不堪。又有燒頭香之玩意。什麼叫燒頭香呢？就是第一個人踏進廟裏。如果燒著頭香。視作一件非常榮幸的事。因為菩薩老爺。鑒你虔誠。今年一年。必特加保護你萬事如意。發財發福。但是你要燒頭香。他也要燒頭香。你能提早。他能搶先。到了現在。越弄越早。竟在大除夕晚上十點鐘左右。已經要去燒元旦香了。瞧瞧它們的舉動。使人可發一笑。

拜年。從初一到十五。這半個月以內。小輩對於長輩的拜年禮節極爲鄭重。或行大禮。（即叩頭）或行鞠躬。看各個人的處境而定。平輩第一回碰見。也須拱拱手。叫聲『恭喜發財』『新年得意』等吉利話。一般摩登新人物。也有不拱手和說吉利話的。不過究屬少數。

娛樂。娛樂分兩種。一種是正當的娛樂。一種是不良的娛樂。人們因

習俗難移。大半趨於不良的娛樂一途。平日間已浸潤其中。漫無限制。到了新年。更商輟於市。工輟於業的相率嬉游。玩一個飽。費時損財。不遑計及。如果僅僅逛逛遊戲場。看看電影。聽聽平劇。已為難得。大多數均發狂般的從事嫖賭。豈不可歎。（賭博尤為新年中最普遍的不良娛樂）

茶包。每到新年。人們往親友家去拜年或探望。它們傭人泡了一盞盞盃茶。茶蓋上放着二枚青果。（即橄欖）說道請飲元寶茶。客人臨去的時候。照例須給下紅紙裹的茶包一封。大約在半個月內。客人第一次進門。它們泡了元寶茶。必須發給茶包。茶包的數目。約分三種。上等人家。大來大往。每包以一塊到五塊為止。中等人家。四毛小洋到一塊為止。頂起碼人家。至少二毛小洋。最普通以四毛小洋到一塊錢為多數。真正的闊老大亨。也有十塊二十塊五十塊的。不過這是一種例外的茶包了。

〔壓歲鈔〕長輩對於小輩。概須給付「壓歲鈔」。數目不等。至少一塊。多則五塊十塊幾十塊。都無一定的。

〔紅燭高燒〕一般迷信人們。除到各廟宇去燒香磕頭外。家中還要燃點大蠟燭。虔虔誠誠地磕一下響頭。名叫「敬天地」。這種人家的家裏。在新年幾天。家家戶戶。都是紅燭高燒。香烟繚繞。過了元宵。才告停止。

〔新年鑼鼓〕十二月中旬起。耳膜內已可聽到敲年鑼鼓的聲浪。直要到元宵後才停鑼歇鼓。在這時候。吾們走在路上。常常聽到沒有節奏的鑼鼓聲音。吾們雖聽得厭煩。它們却敲得上勁。你要避免也沒法避免。至於它們的用意。是要大家（指敲鑼鼓的一家而言）樂一樂的意思。〔馬路小販〕肩挑負販的小生意人。它們雖捐有照會。依照租界章程。平日不許停頓在路隅賣買。如果違章。被捕瞧見。就要拘入捕房處罰。惟大除夕特弛禁一天。以示寬大。故這天馬路的人行道上。麇集許

多小販。百貨雜陳。如水果玩具頭飾鞋襪花草等類。抖攬行人生意。
穿新衣服。新年幾天內的男女。不論老少。都要穿一套新製衣服。其
意思是一歲開始作新當口。大家無妨換一換新衣。以示快活之意。故
儘有平日間穿慣破衣服人。到了此時。也要換上一換。而且不但衣服
如是。其它鞋兒帽兒襪兒。都要新一新。照常穿舊衣服人。也未嘗沒
有。不過是少數罷了。

接路頭。接路頭又名接財神。到了初四晚上。必要恭恭敬敬的接它一
接。意謂這麼一來。財神爺爺。鑒你虔誠。降福賜財。生意興隆。大
得其利。定能如願以償。此種可笑的舉動。舊式商店。大半舉行。門
戶人家的主人翁。也有奉行的。依照舊規。商店中的夥友。本年工作
蟬聯和不蟬聯。也都於此夜定局。

接路頭之先。擺好陳設。燃好香燭。首由經理先生跪拜。拜完。從
身畔取出預先寫好的紅紙一張。上列各夥友姓名。各夥友可依次拜跪

。如果紅紙上沒有你的大名。即可免拜。而本年度職務也不蟬聯。等到明天。捲鋪蓋走路好了。

放邊砲。關門放關門砲。開門放開門砲。謝年和接路頭。都要放炮。且邊炮中雜有高陞。其聲很響。耳鼓爲之震聾。到了歲尾年頭。這種砰礮劈拍的聲浪。到處可以聽見。雖旁人聽來討厭。它們却興高采烈。得意非常。如果有人將這筆糜費來統計一下。其數目着實可觀哩。

乞丐索錢。平常乞丐。在路上向人索錢。探捕瞧見。就要驅逐。或拘到捕房裏去懲治。或逐出界外。惟大除夕晚上到初四爲止。任它們乞討。不來干涉。故這幾天的馬路上。男女乞丐。成羣結隊的向人索錢。不給不休。它如里巷之間。廟門之前。更爲若輩的集中地點。一過初四。却又不能公開地乞討了。

還有一種下層民衆，臨時結合五六人。或七八人。爲首的人。拎了一盞長柄燈籠。其它各拿樂器一枚。（如鑼鼓鐃鈸之類）瞧見人家謝年

或接路頭當口。它們蜂擁而來。邊唱邊敲。倘不給予銀錢。它們更敲得響。唱得勁。囉哩喧鬧。不給不止。起碼須給與小銀角數枚。才一闕而去。它們的名目。叫索利市錢。它們敲的是沒有節奏的鑼鼓。唱的是沒有腔調的胡謔。據說它們向人家索錢。也有規矩。如謝年接路頭。人家門口。不掛燈籠。即不來索取。掛了燈籠。不客氣的。就要上門。這種人雖非叫化。其實也是一種冠冕的乞丐罷了。

~~~~~大魚大肉~~~~~年年到了年底。不論大小人家。都要買些魚肉菜蔬。作為過年之用。不過大戶人家是大魚大肉。小戶人家是小魚小肉。并且還要請人吃年酒。吃春酒。都在那時候舉行。人們的意思。以謂舊年將去。新歲才來。吃吃喝喝。也表示快活之意。不過作者意見。到了年底。買些魚肉吃吃。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都從年腳邊烹煮的魚肉。直要吃到元宵後還有餘賸。那時候天雖寒冷。因為時過久。菜蔬也要變味。吃下肚去。未免太不知道衛生。要圖口腹。反而吃變味的東西。

真是何苦。然爲習俗所移。要想改革。也無法改革呢。

### 宋案之回顧

桃源宋教仁先生。狷介自持。博學多才。先在民立報館任撰述職務。言論犀利。洞中肯綮。于右任恃之如左右手。民初袁氏當國。嘗一度任先生爲農林總長。堅辭不就。後來潛窺袁氏有異圖。力持反對態度。袁忌其才。又沒法羈縻。因忌主妒。因妒生殺。於是「燬宋酬勳」之密謀乃決。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晚上。宋先生同黃克強（興）到北車站。預備乘夜車赴甯公幹。不料將到月臺。而無情之鎗彈突至。射入腰間。亟赴鐵路醫院剖腹驗治。卒因傷重不起。享年僅三十有二。先生既逝。舉國震悼。而國民黨諸同志。更怒髮冲冠。因此釀成二次革命。實行討袁了。

刺宋主犯。人們都知爲趙秉鈞。應桂馨洪述祖武士英輩爲從犯。其

實秉鈞殺宋。奉有袁命。袁實假手於趙。趙又假手於應於洪於武。故此真正的主犯是袁氏。其它諸人。不過奉令行事。以圖固位邀寵。希得金錢而已。

先是宋先生不就農林總長後。屢赴東南各省。演說政黨內閣制之利益。趙氏聞訊。惴惴不安。嘗說。此人一旦得志。吾輩危了。趙之祕書洪述祖進言。謂吾有故交應桂馨。足智多謀。可以担任殺宋重任。於是計畫謀事。由洪密電桂馨。叫它相機行事。『梁山猖獗』『燬宋酬勳』。都是密電中的隱語。後來桂馨出巨資募得壯士武士英。武係粗漢。不明真相。欣然答應。桂馨先給以黃克強和宋並立的小照一張。反復叮嚀道。一併擊殺者受上賞。擊殺其一者受中賞。二皆不中無賞。士英唯唯。而照片所題姓名又顛倒。桂馨不察。士英初不認識黃宋。屆時按圖索驥。奔到北站。追蹤得黃宋。彈發。黃無恙。宋則倒地不起。

那時正程德全氏做蘇都督。聞報拘捕應桂馨武士英入獄。再派員到應家搜查。檢獲函札密電多封。於是主犯已得。咨請司法機關按律嚴辦。黃克強等。復聯名揭穿趙秉鈞罪狀。促其南下對質。趙懼。密遣龍某挾巨資赴滬。龍用奇計鳩士英於獄。以滅其口。事成龍得巨賞。後經親友勸告。龍雖隱於鄉。仍被秉鈞遣人殺斃。明年趙出督直隸。桂馨越獄逃赴天津。向趙求官索錢。秉鈞佯應之。陰使心腹馬弁。刺應於火車中。未幾秉鈞也暴卒於任所。後來述祖也被逮。鞠訊得實。處以電氣絞刑。此一幕大慘案。才大白於天下了。

自從刺宋案發生以後。民立天鐸民權中華民各報紙。對袁趙都憤激萬分。民權報尤激烈。天天著論痛罵。更將袁世凱趙秉鈞各人照片。製版披露。加註袁犯世凱。趙犯秉鈞字樣。一般讀者。亦欽佩民權報社長周浩(少衡)的不畏強禦。胆識俱優。

### ■戴季陶被捕

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它本是一個新聞記者。在清末民初。先担任天鐸報主筆。後轉任民權報主撰。那時戴先生發表的文章。都用『天仇』兩字爲筆名。言論極犀利爽直。對於袁世凱之倒行逆施。嘗著論斥之。民元大借款成立。戴先生在民權報上天天據理駁斥。因此忤觸袁氏之怒。於某日被捕。拘入四馬路總巡捕房。後國民黨諸同志聞信大憤。急電袁氏責問被捕理由。袁以清議難違。亟復電摘釋。故祇嘗了一夜鐵窗風味。明日未到會審公堂受訊。而戴先生被捕一案。也就此無形結束。

■如同狗屁的「天仇文集」

民初。戴季陶先生。担任民權報主撰時候。該報差不多每天有一篇很長的社論。是戴先生撰的。社論措詞。很雄壯犀利。極爲讀者所稱道。對於袁世凱的種種非法舉動。戴先生尤口誅筆伐。不遺餘力。因此嘗一度被捕。後因營救得早。即行恢復自由。

後由民權報館主人。將戴先生的社論。選印單行本。顏曰「天仇文集」。天仇是戴先生的筆名。彼時的青年學生。民黨志士。多喜購讀。出版未幾。大共和報的畫報上面有一幅圖畫。畫着一只犬。在大尾巴後註「天仇文集」四字。可謂極謾罵惡諷的能事了。

#### ■章太炎監禁西牢

遜清光緒年間。蔡元培吳稚暉章太炎等。組織『蘇報』。舉章氏和鄒容爲正副編輯。蘇報是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對於滿清的暴虐與失政。指摘不遺餘力。因此很受讀者的歡迎。同時也被滿清政府所注目。

光緒三十二年。蘇報案發。報館被封。蔡元培吳稚暉聞警先赴日本。未受其殃。章太炎與鄒容。都判徒刑。監禁西牢。鄒容係川人。號威丹。年少氣盛。文筆極深刻犀利。嘗著『革命軍』一書。攻擊愛親覺羅氏。無微不至。在囹圄中憂憤成病。卒至庾死獄中。人都歎惜。章



氏刑滿釋出。卽離國赴日。等到推倒滿清。民國成立。它才回來。

### 康聖人辦國是報

清季戊戌政變。康老先生實主其事。事洩以後。胞弟廣仁和譚嗣同林旭等。同在菜市口遇難。老先生同着愛徒梁任公（啓超）逃赴國外。得保生命。後來索性搗着「保皇」招牌。向國外華僑到處亂吹。等到民國初年。袁（世凱）段（祺瑞）相繼執政。梁氏曾做過幾任大官。康則誓不入仕。記得有一次康打電報給袁。首冠「慰亭總統老弟」六個字。足見它的倚老賣老了。

康字長素。又號南海。（它本是廣東南海人。聲名一大。就將籍貫代名號。如黎元洪之稱黎黃陂。岑春煊之稱岑西林都是。）至民國五六年間。它才倦游回國。在上海麥家圈交通路轉角。開了一家「國是報」。發表的言論。竭力主張「尊孔」。關於民國問題。絕口不談。到了張勳復辟。它於事前祕密北上。參與逆謀。做了一回短期的議

政大臣。直至復辟消滅。再造成功。它又溜到外國去做寓公。這張鼓吹尊孔的國是報。也就收場關門。

最後它又聖人(?)自居。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行蹤無定。四年前在青島寓廬病逝。從此不復再見康老先生的言行了。有人說道。倘使康氏不死。現在傀儡國的國務總理一席。必屬老康無疑。

康氏擅長書法。譽者目謂恣肆蒼勁。中國一人。其實它寫的字。不守繩墨。恣肆則有之。蒼勁則未必。已故大學講師李石岑寫字。力摹康體。可謂見仁見智。好惡不同了。

#### 天鐸報人材濟濟

遜清末季。滬上鼓吹革命的報紙。人們都稱道「民立報」。不知那時還有一家「天鐸報」。也竭力地鼓吹革命。編輯撰述。都是一時人選。如戴季陶。周浩。陳布雷。李懷霜諸君。均為天鐸舊人。等到民國。周浩另組「民權報」。戴季陶才脫離天鐸。改到民權去。

後來陳布雷李懷霜。也陸續地脫離了。該報主持人。無意繼續下去。才宣告停版。一般讀者。多很惋惜。

### 周浩胆識俱優

清末。周浩在哈爾濱辦報。因事觸忤當道。致遭通緝。戴季陶先生聞訊。特電周浩。慰勉有加。更招周來滬。担任天鐸報輯務。等到武昌起義。推倒清室。周浩在江西路另組「民權報」。聘戴季陶。劉民畏。牛霖生。蔣箸超。吳雙熱。徐枕亞。管義華等爲編輯與撰述。出版未幾。因有敢言之譽。卽能風行一時。不脛而走。

民二宋案起後。民權報尤憤激萬分。痛罵袁氏。體無完膚。並將袁世凱趙秉鈞照像。製版登在報上。加注「袁犯世凱趙犯秉鈞」字樣。隔了幾天。周浩又登了一段特別啓事。略稱「袁賊世凱。派人南下以十萬元現金。收買民權。浩一息尚存。誓決奮鬥到底。決不改變初衷」云云。讀者都欽佩周浩之有胆有識。直至癸丑二次革命失敗。才結

束停刊。

周浩字少衡。軀幹矮小。寫得一手好蘇字。從前棋盤街上有一片中  
華圖書館的招牌。爲周先生手筆。後來到北平去辦過一張「中報」。  
民十七在南京做過一任江甯縣長。一年以後。因政見不行。才掛冠而  
去。

### 薛君子喪胆

薛大可氏爲洪憲六君子之一。奉了袁世凱的密命。挾了重金來滬。  
在望平街南京路口。開設一家「亞細亞報」。拚命鼓吹帝制產生。  
等到洪憲登極。亞細亞報最先在報邊外改登「洪憲紀元某月某日」字  
樣。以媚袁氏。熱血民衆。探悉薛氏行爲。屢次致函警告。薛不爲動  
。有一天晚上。炸彈來了。轟然一聲。報館門口的大玻璃窗。紛紛震  
碎。職員逃避一空。薛在樓上經理室中。聞驚遍體股票。竄回寓所。  
好幾天不敢到館。

經此一擊 亞細亞報的論調。雖不能完全改變。而捧袁的肉麻文字。却減去了許多。後來雲南起義。各省響應。帝制取消。袁氏氣殂。這張鼓吹帝制的機關報。就此停刊。而薛君子也踉蹌離滬。不知去向了。

### ■十六開

十六開的定期訂本刊物。現在又盛極一時了。其數量已有一百多種。人們說起報界的情形來。必道小報真多。其實小報雖多。祇有幾十種光景。那能及得來十六開式的刊物多而且盛呢。

這一百多種的刊物之中。論起資格來。要推禮拜六週刊和生活週刊兩種最老。禮拜六創始於民國十二年。到如今整整有十二個年頭。生活開創於民國十四年。也有好幾年了。不過禮拜六和生活創始當口。都是四開式的散張。像現下流行的小報相同。經過了許多年月。纔改爲十六開的訂本式了。

講到這許多刊物當中。真能無黨無派。代表民衆說話的。實在很少。差不多的。都有背景在內。或以政治作背景。或以宗教作背景。或以什麼派什麼系作背景。至於替一個人擁護。做留聲機的也有。但是每種刊物。有了背景。其壽命必不能悠久。以故這許多刊物中。除掉禮拜六和生活以外。大都旋起旋滅。極少有持久至二三年以上者。（生活週刊·現亦因事停版·）

至出版日期。有三日刊。週刊。旬刊。半月刊等區別。但以七天一出版的週刊爲最多。因牠是用一張報紙分爲十六開訂成的。故一般讀者。稱之謂十六開刊物。

最近出版的十日談旬刊。却用八開式訂本。聞係邵洵美等主辦。紙幅特大。它們的意思。是表明和十六開式的刊物。有些不同罷了。後來也改爲十六開式。今也因故停版。一九三四年的一年中。這種刊物。很爲發達。故人們目謂『雜誌年』。恰是一個確切的比喻。

## 夜報

在歐美報館發達之各國。每天出版報紙。晨有晨報。午有午報。夜有夜報。逢到緊急事情發生。還要隨時編印號外。號外的次數。也沒有一定的。講到吾國報紙。現在仍處幼稚時代。至於「夜報」之數量更少。從前祇有沈卓吾主辦的一家「中國晚報」。開辦較早。計算起來。約有十幾年的歷史。自從前年沈卓吾溺斃以後。這張老牌的晚報。就實行停版。壽終正寢了。

等到九一八國難發生後。時報館首先在傍晚發行號外。一二八滬戰起後。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也都相繼發行過號外。旋因十九路軍退却。時局爲之一變。申新兩報的號外。就突然停止。爲時不過一星期而已。後來時事新報也停止發行號外了。自熱河被佔。榆關告急以後。申新兩報重復發行夜報。不多幾時。申報的夜報又先停止。新聞報的「新聞夜報」。現在仍舊照常出版。時報自晨報館發行「新

夜報」後。才取消號外。正式的改稱「夜報」了。上述的幾種夜報。都是各大報館的副業。至獨立發行之夜報。自中國晚報停版後。祇有一家「大晚報」。該報在滬戰激烈時候。由張竹平氏所組織。起初每天祇發行四開一張。不登廣告。專載新聞。經過半年奮鬥而後。已有相當的成績。才擴充篇幅。登載廣告。現在銷路已突飛猛進。人們的心目中。都知道「大晚報」是滬上最著名的夜報了。

逢到時局一度劇變。必有一班投機份子。瞎七搭八。亂造謠言。印成一種豆腐乾式的什麼快報。什麼捷報。批給報販。沿街喊賣。這班投機份子。都是小印刷所裏的老板作主人翁。想撈取幾個外快吧！這樣小小一方的印刷物。那有夜報和號外的價值。祇可稱牠一種無聊的「傳單」而已。等到時局寧靜。它們的快報捷報。都沒影沒蹤的取消了。

現在流行的各種夜報。除獨立發行的「大晚報」外。計有新聞報館



的「新聞夜報」。晨報的「新夜報」兩種。時報發行的「夜報」現已停刊了。最近又有蔡鈞徒君。主辦的「社會晚報」。牠的紀載。注重社會新聞。還有一家「大美晚報」。是美國人所發行的。

### ■文化街

福州路（俗呼四馬路）中段一帶地方。人們都目謂「文化街」。因為那邊的書店很多。最大的如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上中的如大東書局。廣益書局。現代書局。北新書局。開明書局。範圍較小的如泰東書局。光華書局。華通書局。新中國書店。卿雲書店。新月書店。以及什麼齋和什麼閣等古董書店。牠的數量。總有幾十家之多。這一段短地方。有了幾十家書店。自可稱譽「文化街」而無愧了。

但是這許多書店當中。有專售教科書和譯著書籍的。有專售新文化書籍和定期雜誌的。也有專售新舊小說的。更有出售類似誨淫派小說和連環圖畫的。形形色色。可謂集其大成。使人目為之迷。歎為大觀

• 還有一般古董書店。專售舊版書籍的也有好幾家。  
該處商號。除書局以外。而一般滑頭滑腦的百貨小商店。也有多家。  
• 到了晚上。更爲野鷄娼妓的集中地。又爲老槍式小販兜賣淫畫（即春宮）的大本營。有這幾種東西點綴其間。吾覺得總是「文化街」上的污點吧！

### ■如此新劇

新劇（即話劇俗說文明戲）的產生。約有三十多年歷史。自從遜清宣統年間到民國元二年爲最初一時期。那時候的天知派新劇。很爲風行。（天知派即任天知領導之劇團。任係旗人。曾入日本籍。故又號籐堂調梅。顧無爲汪優游輩。都是其高足）至民國五六年時。忽然衰敗了。民初。陸鏡若馬絳士吳我尊歐陽予倩等。在日本組織的春柳社。後來全團移滬開演。假座南京路東頭謀得利洋行爲劇場。該社定章。仿平劇一樣。每演一劇。純用脚本。角兒登場表演。須預先熟

讀。一舉一動。都有準繩。非若別社的祇用一張幕表。臨演時候。由主任人略為講解一過。即能出演。所演各劇的劇情。也很高尚深邃。（若不如歸·寶石鐲·王熙鳳潑醋等劇·）恰合上流人的脾胃。不受下級社會歡迎。因此曲高和寡。觀客寥寥。卒致停演。

那時鄭正秋先生。目覩新劇衰微。乃崛起組織新民社。借石路天仙茶園舊址為劇場。開演以後。營業很佳。（家庭恩怨記與恨海兩劇·最受人歡迎·）因此繼起的新劇社很多。如蘇石癡之民興社。孫玉聲之啓民社。張石川之民鳴社。最盛當口。這種劇社。有六七家之多。它們為團結起見。又組織一個新劇公會。再出版一張新劇日報。藉資宣傳。某一年。為籌募公會基金起見。糾集各社演員。演過一回聯合新劇。（地點在三馬路大新街口之民鳴社·）那時候的新劇。可謂如火如荼。盛極一時了。這位鄭老先生。也得着新劇中興功臣的美譽。後來經過了三四年的光景。這新劇命運。又漸漸衰敗起來。各各停演。

鄭老先生的中興功蹟。也就此消滅於烏有。

最後幾年。復在廣西路組織笑舞臺。鄭正秋和邵醉翁。都先後主持過。但是新劇的風頭已過。雖欲掙扎。也有所不能。終致沒法維持而停演了。

頂盛時代。不但團體有公會。宣傳有報紙。而且幾位新劇界大亨。都組織了學社。(如平劇之科班然)招生授業。如鄭正秋之藥風劇社。顧無爲之無爲劇學館、蘇石癡之石癡劇學館。而藥風劇社同時更出版一張藥風日報。以作宣傳機關。

同時又有女子新劇。也應時產生。最初開演。假座圓明園路某外國戲院。演劇三日。看客很多。蓋滬人夙有好奇心。那時的女子新劇。又爲破天荒之產物。故很能鬧動一時。林如心謝桐影輩。都爲個中翹楚。後來不知怎的。並不自闢劇場。祇依附男劇社。每逢星期一二三四五之日間。假座大新街民鳴新劇社。專演日戲。不演夜戲。

蘇石癡主辦的民興社。爲號召顧客起見。首先仿北平平劇男女混演制度。開演男女合演的新劇。演了幾年。到底仍舊沒法維持而停演。現在之新劇。久已作爲遊戲場中的附屬品。其地位早和一班雜耍相埒。要看新劇。也祇有到遊戲場去。從前出過風頭的紅角兒。除掉改業以外（現在電影界巨子鄭正秋·雜耍健將易方朔張冶兒·以及藝術家歐陽予倩·小說家徐卓呆等都唱過新劇的·）也祇好屈身進遊戲場去混飯了。十幾年來的盛衰興敗。賽如春夢一般。使人徒興不堪回首之感。

### ■跳舞

在八九年前。跳舞潮流。曾勃興過一回。後來不知怎的。忽然衰落了。可是到了最近二三年間。跳舞潮流。又風起浪湧。盛極一時。跳舞場的開設。雖不及電影院之多。然也有三十多家。到舞場去的朋友。不但是摩登婦女。慘綠少年。而白髮盈頭。長袍馬褂的老頭兒。也

很多很多。最普通的代價。一塊大洋。可以跳三次。每次祇費三角三分。（更有新開設的小場子。為招徠起見。一塊錢可以買六張舞券。跳六回。）就可和半裸的粉香撲鼻的。婀娜多姿的舞女摟抱接觸了。喜歡跳舞的人。大家視為最便宜的娛樂消遣。但是一開香檳。吃些茶點。那就要耗去幾塊錢或幾十塊錢。更視為常事。

靠此為生活的舞女。現在約略計算。已有兩千多人。論國籍有（中）（俄）（日）（韓）等別。舞女的出身。有良家婦女。娼門姑娘。更有所謂電影明星。（如梁賽珍輩）羨慕着做舞女容易賺錢。改業跳舞的也不少。等到跳舞跳紅了。就有舞后舞星等榮譽（？）。那時候可以名利雙收。譽馳舞國了。至舞場組織。大都取中外混合制。也有幾家。完全雇用外國舞女的。

舞場主顧。當然依靠本國舞友。而穿制服的外國水手。也有光顧的。這跳舞的頑意。平情而論。如果逢場作戲。目中有舞。心中無慾

的偶一爲之。消遣消遣。原無不可。倘使入了迷魂陣。心旌搖搖。不能自主。沉醉舞場。不能自拔。那就要身敗名裂。墮落到萬丈深淵。不可救藥呢！

### ■肉林祕聞

友人×君。前充偵查妓寮執照之職。今已退休不幹。昨天在漕涇黃家花園晤面。爲道肉林中的祕聞兩則。很覺可笑。茲紀述於下。

到鹹肉莊去的白相朋友。大家都知道它們是重在洩慾。今有屏除洩慾的嫖客。豈非怪事。有某嫖客白髮蒼蒼。年逾知命。到了某肉莊。立召莊上花三四人。莊花至。自己卸了袍褂。俯伏榻上。命三四莊花握拳毆擊。越重越好。毆畢。似覺遍體鬆快。樂不可支。後各給付代價。一一遣去。客乃蒙被獨睡。到天明才去。此客豈是生成一副賤骨頭。非叫女性圍毆。不能愉快嗎？

又有一客。到某肉莊後。囑莊主須物色三寸金蓮之莊花。不問妍媸

。不限年齡。只要小脚。莊上無以應。客乃出鈔券累累置放檯上。并說。倘能如願。即以此爲酬。莊主貪於利。四出奔走。結果在四馬路野鷄窠裏。覓到兩只揚州老野雞。年齡都在四十相近了。伴之到莊。客見此兩妓。固三寸金蓮。纖不盈握。爲之狂喜。客坐沙發上。前置矮几。爲妓坐位。囑妓將裹脚布一齊脫下。一面吸呂宋煙。一面徐徐嗅脚。邊吸邊嗅。似有無窮滋味者。一妓嗅完。再來一妓。嗅畢。出重金遣去。并厚賞莊主。客才整衣冠歡躍而去。此客具此怪癖。想是辜鴻銘之一流了。哈哈。(辜氏善嗅女人小脚。謂之別具風味。)

#### ■鈔票塞在桃源洞裏

有太原生者。前晚闢室東方四樓××號。深宵寂寞。由茶房介紹一朵莊上花(卽鹹肉)伴寢。睡到明天十點鐘。花先起身。盥沐穿衣。生一覺醒來。摸索上夜置放在枕底下的五十元鈔票。(十元票五張)忽然不翼而飛。急起翻看。毫無蹤影。繼思房內祇有生與花兩人。此票必



係花所偷竊。幸彼時花尙未去。立打電話到捕房報告。等到探員到來。命花脫卸衣服。詳細檢看。更注意胸前。（從前曾有某妓·偷竊客人鈔票束在奶下·）結果也沒有所得。花從容謂探員道。你們都看過。吾要去哉。正欲步出房門。探員看她走路。有些蹣跚樣子。再喚她進來。重復搜檢。並喚一女傭至。叫她在桃源洞中搜索。此五張十元鈔票。果然在此。濕淋淋的取出來。原贓俱在。一張不少。於是這位摩登入時的莊上花。變為愁眉苦臉的竊賊了。俯首就拘。狼狽而出。

陳辟邪做的一部海外續紛錄。都是描寫國外留學生的墮落。和巴黎的奢靡淫侈。在這部書裏。記得有一段記着法國舞妓。能將佛郎一個一個吸進桃源洞去。作者嘗嘆為奇趣。今這位莊上花。居然也學得外國妓女的祕術。總算是聰明極了。唉！

■連苞嫁人

到娼門中去白相小先生。（即幼妓）一時熱戀起來。丟不得。捨不開。要想叫她從良。藏諸金屋。目的是未嘗不可以達到。不過你要預備好大量的金錢。才可如願以償。因為鴇母們視小先生。不啻一顆錢樹子。嫖客替她脫籍。她們乘此機會。要大大的敲你一記。她們的口頭禪。叫作「連苞嫁人」

她們的意思。是指這個小先生。的的括括。未曾經過人道的處女。現在既然有人要討娶。須連同含苞（？）未放之花。一齊歸你。不過身價銀子。（即脫籍費）要好看一些。往往獅子大開口的亂說一下。倘使你愛惜金錢。不能厭她們的慾壑。這一塊肉。你休想啖得到。她們自會百計的阻撓你。結果仍舊不成功。不過娼們中所謂小先生也者。真正名副其實的還是很少。大多數以尖先生混充。鴇母們自有法兒。使這個已破之瓜。用人工來補救。和未經過人道一樣。入迷的客人。連苞討回去。自詡完璧歸我。欣欣自得。其實已中鴇母們的奸計。祇好

挨一回城門了。但是這金屋藏嬌的嫖客。却依舊睡在鼓裏呢！

### ■非法出精

不由正當途徑所做之事。皆可以說一聲非法。其它姑且不談。祇說現在一般犯手淫的青年。名曰「非法出精」。因為手淫。也是不正當的頑意。

頃聞××浴室堂倌。為迎合浴客起見。在那擦洗之外。如一時興起。也可以使浴客非法出精。藉得多量的小賬。這麼一來。有色慾狂的青年。當必趨之若鶩。以圖短時間的快意。至於將來的禍害。也無暇為之顧及了。唉！

### ■請遊龍宮

從前有一班年老淫嫗。在南京路西頭幽僻荒涼之處。一即現在的靜安寺路一帶。租賃陋室幾間。備好母夜叉鳩盤茶一流四五人。專備無賴僧禿合歡之地。名叫「龍宮」。僧禿去遊逛。它們有暗號的。名叫

## 「請遊龍宮」

龍宮兩字。多麼莊嚴而璀璨。今竟變了齷齪神祕場合。龍宮龍宮。世間多少罪惡。都假汝之名以行了。人們說起來。都道現在祕密魔窟的多。不知道幾十年前。已有這種無恥的賣淫。

### ■領港朋友

開到外國去的輪船。在船上設有固定的領港員。它的職務是非常地重要。逢到輪船在海洋中要入口時候。必要經過領港員的指示方向。才不致於迷路和發生意外地危險。

今神祕之路（即北四川路）北段。和霞飛路西段。也有領港人。不過他們的職務。並非指示輪船入口。是一種「拉皮條」的別名。它們對於出賣靈肉的所在地。不論羅宋鹹肉。高麗鹹肉。矮子鹹肉。都很熟悉。瞭如指掌。每天傍晚。在北四川路靶子路。以及霞飛路一帶。

蹀躞往來。賊頭狗腦的東張西望。瞧見衣履入時。緩緩步行的人。它就迎上來。低聲說道。「先生：阿要領你去白相東洋寡老……羅宋寡老……」你如果願意去的。祇要點一點頭。它就會領導你去。未了。給他四毛錢。作為領港費。倘使碰到阿羊哥一流人物。他就要爭多論少。一塊兩塊。都無一定哩。

#### □ 么二堂子的新章程

么二堂子（即二等倡寮）的種種規則。向來是墨守舊章。牢不改變的。如叫局兩元。打茶圍一元。夜廂第一夜六元。（故有六跌倒之稱）第二夜起減收四元。此種舊規則。已施行幾十年了。不若長三堂子。早已一變二變至於三變。故俗諺有「爛污長三板么二。着鐵綳硬打野鷄」之說。這一句話。是稱譽么二堂子的刻板畫一。

不過到了近年。也微有些改變了。夜廂已經增為八塊。第二夜起也要五元。故六跌倒一說。應改為八跌倒了。叫局一回。向來要兩塊錢

。現在倘使有熟客去徵召。給她一塊錢也可以了。不過仍得要現開銷的。和粵妓一樣。這是么二堂子的新章程。

從前么二堂子。都聚居在公共租界棋盤街橫街和雞鴨弄一帶。自從抽籤禁娼以後。她們早已喬遷到法租界去。

### ■ 白板對煞

麻雀牌中有白板四隻。譬如甲客得兩隻。乙客也得兩隻。大家等碰而偏偏不來。此名「白板對煞」

這一句話。現在已移到妓院裏來。一個妓女。同時有兩個嫖客。等她去銷魂真箇。也叫「白板對煞」。但是妓女越時髦。越會胡調。這種白板客人也越多。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一說。因為時髦和愛胡調的妓女。其交際藝術必高。交際廣了。轉她念頭的嫖客也必多。而有交情的嫖客多了。常常會演出「白板對煞」的活劇來。

### ■坐房間

到三等倡寮（即野雞堂子）和鹹肉莊上去打茶圍。照例須給她一塊錢。才可小坐一回。調笑一次。她們還獻上兩盆東西。一濕一乾。請你嘗嘗。她們自稱「坐房間」。又稱「裝乾濕」。不過鹹肉莊上是沒有乾濕東西給你吃的。祇給你清茶一杯而已。

如果到二等倡寮（即么二堂子）去打茶圍。名叫「移茶」。臨走時候。也須給她一塊錢。倘使到頭等倡寮（即長三堂子）去玩玩。如果彼此相熟。不但不要給錢。而且還要供給你香煙糖果和點心。同是打茶圍。也有種種的分別呢！

### ■吃賸的姨太太

有「寄生姆媽」者。繼薛大塊頭之後。而執皮條界的牛耳。一般癡男怨女。都奉若神明。交際之廣。神通之大。確與當年的薛大塊頭相像。其魔力着實不小。每天在路上碰見熟客。她必道。有一位「吃賸的

小老婆」吾來介紹你。你要麼？更逞其口辯。說得這位吃賸的……如何地狡豔。如何地風騷。或者熟客謙遜道。要是要的。可惜吾是窮措大。日常生活。還不能維持。那有餘力來周旋。對不起。祇好敬謝不敏了。她才悻悻而去。

從前有一個叫化子。每天晚上。在各大公館門口。直着一只破喉嚨嚷道。「老爺·太太·有什麼吃賸的燕窩人參·做做好事·撥給窮人吃吧……」吾們嘗嘆為趣事。今又有吃賸的小老婆。可說一聲無獨有偶了。呵呵。

### ■牛奶總統

民九(即庚申年)春間。有企妹牛奶糖公司。因欲推銷糖果起見。特舉行花選。名曰「企妹香國選舉大會」租賃永安公司天韻樓一角地舉行。聘請張桐花(一鳴)氏為選政主任。更假吳書箴主辦的電光日報為選舉機關。每天在報上刊載諸妓照像。和選舉消息。



等到三月十六日開票。琴寓老六當選爲大總統。樂情和陳第。當選爲副總統。琴樓當選爲國務總理。發表以後。由企妹公司贈給琴寓新式大銅牀一只。柚木西式傢俱一房間。樂情與陳第。各贈柚木西式衣櫥一座。梳粧檯一只。沙發睡榻一件。琴樓也贈梳粧檯沙發等物。

琴寓雖榮幸當選花界總統。但事後一般人。都目爲「牛奶總統」。可謂趣極。因這個高位置。是由牛奶糖公司所產生的緣故。今事隔多年。赫赫的總統總理。不知到那裏去了。電光日報也早已停版了。吳書箴張桐花也相繼故世了。使人偶一憶及。不禁興滄桑之感。

#### 倡門中的口頭禪

倡門中的術語。已刊入本書上集。茲篇所記。係倡門中常用的口頭禪。

客人在妓家賭博擺酒。統名「做花頭」。做過花頭。以錢犒賞男女僕役。曰「下脚」。稱男女僕役曰「做手」。逢節遷移曰「調頭」。客

人不賭博而祇擺花酒曰「赤脚酒」。妓女擅將客人的錢物拿去曰「抄小貨」。額外向客人需索曰「開條斧」。(開條斧三字·本是白相人口中習用的切口。)客人允許做花頭。而臨時失約。曰「唱灘簧」逢節向客人索取手中鈿。曰「吃粢飯團」。生客初次到么二妓院去游逛。院中各妓。都一齊出來聽客揀選。曰「移茶」。罵起人來時常帶着「接眷」兩字。客到花煙間去行樂曰「跳老蟲」。客到么二和野鷄妓院去過夜。曰「夜廂」

#### ■年年十六歲

娼門習慣。花姑娘的芳齡。不論她己十八九。或廿二三。如果嫖客問起來。她必以多報少。答道十六歲。倘使今年碰見她。她說十六。明年再碰見她。仍舊說十六。故有年年十六。一律十六之稱。因為不論那一家花姑娘。都是如此說法。年齡以多報少。己爲娼門中的普遍習慣。

前聞某老鴇說。不是吾們要說謊。因為客人方面。大都歡喜二八妙齡的花姑娘。故不得不如此說法。二八者。適為十六之數。

### ■零賣的活肉

到「鹹肉莊」上去白相。臨時看中一人。付了代價。真個消魂一下。名叫「斬一刀」。是比喻她們是一塊「肉」了。故有「鹹肉莊」之稱呼。其實她們的「肉」。不是陸稿荐上的「死肉」。的的括括是一方零賣的活肉。才覺名實相副。因為「死肉」是賣一塊。少一塊的。「活肉」是今天賣了一次。明天依然如故。永遠不會少的。倘使不分「死」和「活」。概稱之曰「肉」。那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嗎？

### ■搭壳子

什麼叫「搭壳子」呢？就是追逐異性的代名詞。俗語叫「釘梢」。掉句歇後語。叫「甲乙丙……」

這「搭壳子」三字。現在已盛行於白相人的口中。它們見了面。必問今天搭着什麼壳子。倘使對方釘到一位漂亮的摩登婦女。必回答道。「一隻美麗牌。」如果釘着一個醜陋的異性。它們又歎口氣道。「一隻強盜牌。」表示它們的失意和怨望。也有人到旅館裏去開房間。向茶房道。「有漂亮的壳子麼？喊一隻來玩玩。」這簡直叫異性爲「壳子」了。

#### ■人兔子

人而曰「兔」。可謂卑賤之極。玩「兔」的調調兒。從前本盛行於北方。一般無恥之徒。自願降低人格。做這項像姑相公的醜業。很多。不過其間。並非出於自願。由環境造成的也不少。（與賣淫女子。非個個自願的相同。）民國以後。這項醜業。已慢慢地衰落了。上海的「人兔」。在民國二年間。已經發現過。那時作者初入報界。一天編輯部中接到郵差送來一份請柬式的傳單。一面刊着「人兔

「的小照。一面刊着肉麻當有趣的啓事。後刊兔窟的住址。啓事裏面。無非說這隻「人兔」。生得如何俊秀。招待如何周到。它們底意思是歡迎吾們去嘗試。那時滬上的淫風。不及現在熾盛。賣娼的花樣。也不如現在的多。玩「兔」這個調調兒。誰願去幹。因此不久它們就偃旗息鼓。無影無蹤了。

不料最近五六年間。這種「男風」。又大盛起來。它們的裝飾。幾已完全女化。且也塗脂抹粉。騷形怪狀。乍見之下。殊不易辨別雌雄。而且仿效淌白辦法。在那遊戲場。各公園裏蹀躞往來。飛眼媚人。以待斷袖癖者。和好奇人的青睞。它們也印好像窰姑娘一般的小卡片。派人在妓院中。旅館裏隨時分送。片上印明。「兔窟」的所在地。玩者可按圖索驥。登門去打茶圍。在旅館酒肆中。也可書條叫來。隨便玩玩。

租界行政當局。爲維持風化起見。如果撞見「人兔」。拘罰懲辦。不

遺餘力。但拘罰儘管拘罰。這種惡風氣。並不見得稍減。原因於生活的逼迫。或其它惡劣環境所造成。真正自願作賤的。恐怕也不多罷！

### ■流動的賣娼

各旅館中。都有賣娼婦女。混跡其間。賣娼之中。有淌白。有野鷄。她們與茶房有相當的聯絡。每到夜分。都不召而來。如果客人臨時看中了她。講定價格。即可真箇消魂。由茶房作媒介的也有。如找不到客人。她們或在走廊中蹀躞往來。或和茶房隨意閒談。等到深夜。沒有主顧。她們才失望歸去。

這種伎女。可名謂「流動的賣娼」。除去流動按摩。流動賣唱以外。這是第三種的流動生意。

### ■神秘的摺扇

去年夏天。作者在福州路（即四馬路）上走過。看見一個賣摺扇者。手裏拿着一把摺扇。口裏嚷道。「無氈無扇。神仙難變。」作者聽了。

莫明其究竟。上前問它有好的摺扇嗎？它連忙從背袋中取出一扇。瞧之。扇面有畫。塗着彩色。作牛女雙星會。橫隔一天河。微雲相接。意境纏綿。兩星相視作斜睨狀。畫爲石印板。很工細精緻。討價一元。作者因價太貴。掉頭而去。賣摺扇人又說道。「先生……請你再細細的瞧一瞧。究竟值不值……」復略一翻看。則畫之正面。竟一變而爲妖精打架圖。於是神祕盡露。後聞此扇至少要賣八角一把。如沒有神祕的色彩。至多二三角足了。因此之故。一般買主多存好奇心。紛紛購買。十幾把摺扇。頃刻而盡。唉！「神祕的摺扇」。

### ■ 寧波堂子

海上的「寧波堂子」。出現到今。不過幾年光景。她們是沒有固定的豔窟。都租借旅館房間爲駐足地。如浙江路之神州。三馬路之老東方和亞洲。以及湖北路之樂羣等各旅館。都是她們的大本營。（法租界有幾處旅館也有）她們在旅館中。常年包定一個（或二個）房間。也有

做手和老鴿。也同長三么二一樣。歡迎客人去做花頭。（即碰和擺酒。）倘使嫖客看中了一個妓女。希望和她真個消魂。到了成熟時期。必須另外去開一間。同圓好夢。她們堂子裏。因為地小人多。借乾鋪也不能。莫想借濕鋪了。（濕鋪兩字。要意會的。）

海上娼門。除去私娼外。都要向當局報名納捐。領取執照。才可營業。（一作淫業）而此種寧波堂子。都未納捐。以故她們雖公然做生意。其實也是一種私娼而已。

到甯波堂子去做花頭。其代價比較在長三倡寮便宜得多。而且「叫堂差」。是照例不給代價的。她們的唯一收入。祇希望嫖客去多做花頭。

#### ■流動的按摩

在各大旅館中。常有一班衣衫華美。皮鞋囊囊的摩登女子。推進門來。輕輕說道。「各位老板。阿要按摩。價鈿便宜。每位祇取一元。



「你如果要請教她。只要點一點頭。就可以開始按摩工作。

和按摩院一樣地脫去衣服。躺在牀上。任她按。任她摩。事畢以後。給她一元。她乃稱謝而去。據說碰到患色情狂的客人。要來一回非法手淫。她也可以照辦。幹這種「流動按摩」的女子。先前曾在按摩院裏做過摩女。一旦失了業。為衣食所迫。不得不跑旅館。做生意。

#### ■ 神祕之街的一角

一條北四川路。人們都目為神祕之街。因為這條路上的玩意。確實很多。不論玩的。喝的。嫖的。賭的。色色俱有。且都帶些秘密色彩。故曰神祕之街。可以當之而無愧了。

靶子路朝北一帶。簡直像××人的殖民地。東洋的鹹肉莊。也有多家。（羅宋鹹肉莊也有）她們的房屋很狹小。設備很簡單。大都租賃一間樓面。擺了兩三隻木牀。和一些傢俱。雇了一個老媽子。一間樓面。又分為兩截。中間不用木板隔開。只用一塊色布遮蔽而已。

她們的生意來源。雇好一班臨時介紹人拉攏。(即領港朋友)也有用黃包車夫爲嚮導的。它們每天下午在那人行道上。蹣跚往來。鬼頭鬼腦。看見一個衣服漂亮的人走過。它們在背後輕輕地說道。「先生……阿要領你到東洋堂子和羅宋堂子去白相相。」事成以後。它們拿取回佣。以作報酬。至於打炮代價。漫無規定的。都是因人而施。從二塊錢到四五塊爲止。夜廂則四塊以上。六塊以下。

還有一種黃包車夫。臨時改充皮條搶客。它們拉着車子。在路旁緩緩而行。你如果向它瞧瞧。它即低聲說道。「先生……阿要拉你到東洋堂子。羅宋堂子去白相。請先生隨便吧！」它們名雖拉車。正當乘客。倒不在心上。專以拉攏兩性接觸爲目的。事成以後。也拿取回佣。回佣數目。大概以二八爲多。(即妓寮方面拿八成。介紹人拿二成。)到羅宋莊上去白相。代價比較東洋莊來得昂貴一點。想是她們掛着「外國姑娘」的招牌。不得不提高其「肉」價了。

### ■ 闊哉包客

一班肉食之徒。逛逛倡門。嫖嫖堂子。對於性的方面。還嫌着玩得不能暢快和滿足。索性包一個私娼或公妓。作為長時間的洩慾場所。這玩意兒叫作「包客」。

包客的唯一義務。對於她每個月的生活費。完全由這個包客負擔。數目從幾十塊起到幾百塊。都無一定的。要看她面貌妍媸和身份高下而定。包了下來。不許她們再和別客發生肉體關係。這一塊禁嚮。祇有包客可以大啖而獨啖了。

不過話雖如此。其實倡門中人。都是水性楊花。貪多不厭的。你雖包了她。在勢也不能夠一輩子日夜看守她。她們覷你出外了。或這夜因事不來。她們就會對你不起。要和別的嫖客鬼混。尋些外快了。在包客方面。自命雖誇稱獨嘗這塊肥肉。不許旁人染指。故化掉許多大洋鈔。也是情情願願的。不過在她們看來。仍舊要叫你一聲「冤大頭」。

「和「大洋盤」哩。

### ■花烟間

賣性婦女中。有一種烟妓。比較雉妓還要低一等。差不多要算最下等的娼妓了。她們底所在地。不叫堂子。是叫「花烟間」。從前的小東門和蘭芳里磨坊街打狗橋幾處。都是她們的大本營。

怎樣叫做「花烟間」呢？因為嫖客到門。他們拿出一盒用肉皮料子熬成的雅片烟。請客吸食。一面吸烟。一面調笑。等到臭烟（這種烟都是臭而不可聞的。）吸完。手巾揩過。就此送客。客人祇給她小洋二毛銅元十枚。倘使要解除一時的性慾衝動。同它來一下。也祇小洋六毛。一切小賬。都在其內。這種辦法。和韓莊上去開一炮相同。不過她們不叫開一炮。却叫關房門。如果要住夜。祇須一元二角足了。姿容稍為動人一些的烟妓。一天到晚。要關上十回八回房門。也常有的事。請問這種人物。有毒沒毒。那可不辯自明了。

到花煙間去的嫖客。大約可分二種。一種是車夫挑夫和小販一類。它們因爲一時性慾衝動。又因經濟關係。嫖不起上等娼妓。祇好將就將就。一種是初到上海的土老碼子。偶然在她門口走過。被這班煙妓。用綁票式的手段架進去。要走也走不脫身。祇好謹遵台命。趕一次合作的把戲。

自從鴉片嚴禁以後。她們已不用臭煙來敬客。（現在改用什麼東西。未嘗去實地調查。祇得從缺。）不過人們說慣了嘴。現今說起來。仍舊叫牠花煙間和煙妓。

她們的房子。都在沿馬路或弄堂裏邊。一隻扶梯。裝在大門口。凡是花煙間。差不多十家倒有九家是一樣的裝設。也算她們的一種特別標幟。

### 女相士

相面先生。本是走江湖生意之一。它們的祕訣。就是討取口風和阿

諛吹拍爲能事。確能善觀氣色。斷人禍福者。恐百不得一。而相面中尤以「女相士」爲最可笑。最可鄙。

她們既稱女相家。刊登廣告。印發傳單。倘用「相術神奇」四字來號召。還說得過去。然而她們却標着「天仙化人」。請問天仙化人和相面有什麼關係？照她說來。簡直不像替人相面。是賣色一流了。

她們對於顧客。又十分地遷就。不論在妓院裏。旅館裏。菜館裏。祇消打一個電話去。她們立刻會姍姍其來。移玉就教。而且「相金兩元。出門不加。」因此一般好色和好奇的。祇要犧牲兩塊大洋鈿。就可飽餐「天仙化人」女相家的秀色。恭聆一番嬌滴滴。軟綿綿。使人肉麻當有趣的妙論了。真是便宜。

自從去年聞鶯女相士。被人謀斃的血案爆發後。女相士的內幕和本來面目。已完全顯露。揭穿無遺。

作者舊篋中。現在還藏着菱清女相士傳單一張。用桃林紙紅墨印

的。下有菱清聞鶯合攝的豔影。上面載着「諸君欲問前程。可以隨請隨到。」並有慧心蘭質的聞鶯女郎同來。善觀手相。相法奧妙神奇。能挽回造化。看了包你得意。」這種措詞。可謂香豔無比。誇大之至。尤妙在末句「包你得意」四個字。是十分地有含蓄。一般不得意的朋友們。要想得意開心。快點去領教罷！呵呵。

### ■ 一杯茶值五大元

到有女招待(即女茶房)的遊藝場去白相。不論在那一個場子裏。你祇要站一站脚。或在椅橙上擺一擺屁股。她們就會將熱手巾遞上來。一把不領情。再來一回。一個不領情。再換一人。等到你領情了。一杯(玻璃杯)熱茶就泡上來。這杯茶的價值。是規定的。起碼要給它小洋二毛。倘使碰到不識相的鄉下土老。少給她一點。她們不客氣的要和你爭論。非補足二毛不可。

還有一班醉翁之意的游客。臨時看中了一位女招待。臨走當口。給

她一塊錢。她們才說一聲「謝謝」。如果接連去三四次。每次都給一塊錢。彼時她們也會意。以後就可進行秘密談判。至是否成熟。要看各人的手段怎樣。

去年某遊藝場來了一位公子哥兒。看中了一個花枝招展。十分騷媚的女招待。第一回泡茶。就着了魔。臨走時候。給她五塊錢。祇落得「謝謝徕」三字。以後接二連三去泡了幾杯茶。每回都給五塊錢。

後來這位公子哥兒和那個女招待。居然情侶雙雙。在某大旅館圓了好夢。據說公子哥兒在她身上化了幾百塊錢呢。同時一班姊妹淘。（即在一個游藝場裏充女招待的）都個個豔羨這個女招待的幸運不淺。她們說。一兩塊大洋鈿喝一杯茶的醉翁客人。是常有的事。也沒有什麼希罕。如以五大元的代價。抵償一杯茶鈿。纔是幸運的事呀。

有女招待的遊戲場。以永安先施新新三家最多。她們沒有工資的。全靠外快收入。且一般老茶客。叫喚這班女招待。都叫「玻璃杯」。



那麼簡直用物名來代替人名了。

■ 一席菜值三百元

常言說得好。「生在蘇州·穿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因為廣東人對於別的問題。都滿不在乎。惟獨對於「吃」的問題。是非常華貴。非常考究。一席酒菜。值到幾百塊。一碗魚翅。值到二十塊以上。在廣東人看來。很平常希鬆的事。以故「吃在廣州」一句俗語。早已膾炙於人口了。

上海菜館。要算廣東館子最多。整席菜肴的價目也最大。最上等的一席菜。定價要三百元。在吾們一般窮小子看來。豈不要嘖嘖稱奇。而在它們館子裏。既然有此名目。必定有人來嘗試的。據說·這種奢侈豪貴的菜肴。價值在五元以上。菜的原料。是屏除豬羊鷄鴨常見的肉類。都用山珍海錯。奇禽異獸等貴重之品。價值越大。選用的原料也越貴。

古人說。「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若以三百元一席的菜肴而論。要超過窮漢好幾年的糧食了。

### ■兩個字值六十文

「兩個字·六十鈿·有疑難·試試看。」這種聲調。是靠在牆壁下擺拆字灘的朋友嚷着的口號。祇消犧牲六隻銅板。就可以解決人們的疑難大事。這種便宜。很是難得。不過拆過以後。靈驗與不靈驗。拆字先生當然是不負責任的。我來代替它們聲明一下。

講到拆字。其間也大有分別。跑茶館。擺攤頭。是起碼朋友幹的。故兩個字。大廉價而特廉價。祇賣六十文。還有一種上等朋友。租好一間店面。或在大旅社開好一個房間。掛了拆字招牌。去拆兩個字。至少要小洋四毛。還有一位嚴芙孫仁兄。它幹的叫什麼「葫蘆測字」。兩個字要取潤二元二角。比較「六十鈿試試看。」要昂貴到幾十倍呢！

■翁梅倩沿街賣唱

提起「翁梅倩」三字。凡老於花叢和老於顧曲者。她的聲名。都能道及。她一生遭遇。和已故林黛玉彷彿。黛玉由妓而伶復由伶而妓。并且一再從良。一再下堂。翁梅倩反反覆覆。確與老林有幾分相像處。不過林則早已瞑目長逝。蓋棺論定。翁則猶在人世。淪為沿街賣唱。作乞兒式的生涯。想起從前的一切一切。當不勝其滄桑之感。

三十年前。翁在安康里為妓。榜其居曰「一樹梅花館」。(當時倡門風氣。都自稱什麼仙館。和什麼館之類。)燈籠上面。不黏公務正堂。也書一樹梅花館五字。每夜乘坐飛轎出堂差。很為路人注目。固一赫赫有名的紅妓。後來幾次下嫁。幾次下堂。都無善果。她本有一副好嗓子。後在四馬路胡家宅羣仙髦兒戲館唱戲。飾鬚生一角。頗得顧曲家賞識。等到羣仙歇業。才停止演唱。民七在新世界髦兒班裏。也露過一次臉。那時候的風頭。已遠遜於從前了。

現在她年紀大了。又吃上了鴉片煙。做妓女。做伶工。都不可能。於是不得已每夜挾着一只胡琴。在弄堂裏。馬路邊。沿路賣唱。跑來跑去。希圖賺幾隻角子的利益。以維持她的苦生活。

#### ■ 出賣淫書

賣淫書。賣淫畫。是向干例禁的。一旦失了風。拘到法院裏。就要按律懲辦。但是懲辦儘管懲辦。出賣依然出賣。這般小販商。好像不做淫書生意。就沒有其它營業可幹了。

在某一時間裏。它們竟公然設了一個攤。擺出許多淫書。如杏花天燈草和尚性史性藝內蒲團等一類書籍。印刷很惡劣。討價却甚貴。譬如一本書。它說五毛錢。你還價一毛。它就賣了。故每天能賣出三四本。它們的生活。就可以解決。後來當局拘捕得很嚴厲。它們才改變方針。不敢公然出賣。將各種淫書。暗裏藏好。攤頭上擺出幾本很通俗的小說。不過這種書。都是紙張變色。封面破碎的本子。它們的

意思。並非要買客來買。不過裝裝幌子。避避耳目。人們經過其地。偶然站住了脚。瞧牠一瞧。它就輕輕地說道。「先生。有好的書在包裏。阿要買一本看看。」這是它們做生意的暗門檻。所說好書。就是杏花天燈草和尚……一類而已。

### ■小叫天之榮辱

鬚生大王小叫天。真名姓是譚鑫培。後來廢除別名。用真名姓登臺。它來滬演唱的次數。共有多少。已記不清楚。姑且闕略。某年來滬。在黃楚九經理的醒舞臺演唱。（即在二馬路浙江路口。現在拆造。改建永安新屋。）一天排演盜魂鈴。反串豬悟能。被一姓李的看客喝上一聲倒彩。黃經理大怒。嗾令衆茶房軋到賬房間。打了兩記耳光。此事發生後。被鄭正秋主編之圖畫劇報上。大肆攻擊。鄭先生說。看客喝好喝歹。是絕對的自由。那可喝了一聲倒彩。就有挨打之理。當時都說譚大王倒楣。鄭正秋義俠。

最後一次來滬。在九畝地新舞臺演唱。前後共唱十夜。彼時風頭之健。可謂無與比倫。每天到三四時光景。已有不少看客來了。它們情願挨着餓。趕來佔據好座位。它的愛婿夏月潤八老板。每夜親自在臺上照料。某夜演空城計。夏月珊和邱治雲師徒兩人。分飾老軍。每齣戲剛剛演完。還未走入後臺。已由夏氏昆仲扶掖進場。此時之譚大王。可謂榮耀極了。這趟去後。隔不多時。即在北平逝世。

譚鑫培前曾供職內廷。故有譚供奉之號。庚子拳匪亂後。它正和賽金花過着同居生活。當時它的幸運也紅到極點。有人編一竹枝詞。會記其事。末二句說。「世人不管興亡事。滿城爭說叫天兒。」的是紀實。

### ■女裁縫

海上裁製衣裳的工匠。除普通縫工（即蘇廣成衣匠）紅幫縫工（即專做西服及大衣工匠）外。還有一種女裁縫。

女裁縫。並不自己開設店鋪。人們要請教她。她會上門來做。祇要供給她飯食。每一塊錢。可做四工。不過她們的手術技能。總比男縫工低劣。故叫女裁縫做工。都屬於布衣服和小孩服裝。還可勉強應付。倘使上等綢緞衣和皮衣服。她們便要遜謝不敏了。

### ■縫窮婦

縫窮一業。大半是江北籍婦人充之。她們臂膊上挽了一只竹籃。和一只小橙子。籃中放着剪刀竹尺線團和碎布之類。在路上走來走去的兜攬生意。她們的主要營業。是替人縫襪底。做脫綫。和補綴衣服上的破洞眼。

店家的夥友。廠中的工友。與商舖中的學徒。因為妻室和家長不在上海。故縫襪底和補衣服等工作。都要叫縫窮去做。因此縫窮的生意也很好。至縫窮兩字的解釋。是專門替代窮人做工。故名縫窮。幹這種活計的婦人。如果要統計一下。為數却着實不少。

據說·還有一種年輕浪漫的縫窮婦。面上傅着香粉。畫着眉毛。妖形怪狀地出來勾引穿短衣服的急色兒。圖其好夢。以圖得些外快。遂她的慾望。果有這種醜行爲。實以縫窮爲正業。賣肉爲副業了。

### 野鷄大學

年來各種事業。都受着不景氣的潮流。處處顯出緊縮和衰弱的狀態。獨有開設什麼大學和什麼學院的。反如雨後春筍。蓬勃怒發。你瞧。每回到了招生時候。翻開報紙來看一下。大學和學院之多。足使你記不勝記。數不勝數。

大學既多。表面上足見吾國教育的發達。求高深教育的人多。但是骨子裏。却並不如此簡單。因爲這種不良大學校。人們在牠上面加着「野鷄」兩字。變成「野鷄大學」了。本來大學是學府的最高機關。神聖尊嚴。萬民矚目。那可以詆謂「野鷄大學」呢！豈不罪過嗎？其實辦這種大學的人。它們的宗旨。完全如交易所一樣。以營業爲目



的。故對於校舍。務求美觀軒敞。對於學費。則高昂非常。對於學生。純取放任主義。因此訓育和教育。都馬馬虎虎。寄宿學生。可以出外住旅館。上課點名。可由他人代之。學生成績怎樣？它們也不注意。等到修業完畢。再馬馬虎虎。給它一頂方帽子。一紙卒業文憑。就算盡它們的責任了。

它們的內幕。如是而已。莫怪人們要呼它爲「野鷄大學」了。真是可嘆。不過全上海的大學校和大學院。成績優良。管理嚴緊的。確也不少。並非一概如是。那是作者要聲明的。

某日新聞報茶話欄。小記者作的「救這個大學生」一文字。劈頭說道。「現在的大學。直是一個陷人的坑穽。」這兩句話。可謂慨乎其言之了。

### ■大學生

「大學生」三個字。是多麼高貴的名稱。社會上的眼光。對於這高

貴的大學生。也非常地重視。好像滿清科舉時代。對待舉人進士翰林一樣地重視。因為一個小孩子。要從幼稚園起一直讀到大學生。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家裏的老子。要負擔着一筆很大很大的教育費。纔可以養成一個大學生。差不多的窮老子。要想兒子到中學去攻讀。已經是力不勝任了。那有力量培植到大學裏去。

做到了大學生。已有相當的學識。家裏的老子。也必定很有幾個錢。有此兩種原因。故人們要嘖嘖稱羨。非常重視了。

大學生是攻讀高深的學科。且以未來的「主人翁」自居。應如何地專心一志。孜孜研求。日以繼夜的探討。將來才有「學成致用」的希望。不料現在的一般大學生。都以荒唐自務。如跳舞……賭博……嫖妓……斬鹹肉……住棧房等種種嗜好。它們都染上了。而且呼朋引類。競事徵逐。習以爲常。什麼是攻讀。什麼是學問。它們都一概置之腦後。等到畢業時候。騙着一頂方帽子。一張卒業文憑。就算責任已盡。這種

病根。要歸咎於「野鷄大學」所造成。因為這種大學。對於學生方面。夙抱放任主義。其它教育與訓育。更糊裏糊塗。馬馬虎虎的過去。以致釀成此不幸的現象。但是從好的方面說。優良的刻苦的大學生。未嘗是沒有。不過這種荒唐的大學生。確也不在少數呢！

### ■ 鍍金博士

一班專騫虛名。不求實學的外國留學生。到外國去廝混了幾年。騙到一張文憑和一頂方帽子。神氣活現的歸來。足以擺擺威風。驕驕妻子。倘使要試驗其實在學問。可謂一點兒沒有。時人稱這類留學歸國的學生。叫「鍍金博士」。可謂慨乎其言之了。

每年到東西洋各國求學的留學生。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希望它們學成歸國。為國家為社會而服務的。簡直不多見。要想造就些真正道地的赤金博士。更如鳳毛麟角。大多數祇帶着鍍金博士的頭銜而已。

### ■ 一隻花瓶

在各機關各公司服務的女職員。人們都鄙視她為花瓶。花瓶也者。祇不過客室中的一種陳設。祇能玩賞。不能實用。喻女職員為花瓶。也不過是說供給人們玩玩而已。

吾們平心而論。女職員專在服裝上面用工夫。不在業務上求進步。每天塗了脂。畫了眉。洒了香水。穿了奇裝異服。妖妖嬈嬈的進出。確是不少。如果晉以「花瓶」。也可當之而無愧。倘有樸實無華。在業務上盡職的女職員。也稱她「花瓶」。豈非是侮辱女性嗎？但是上海之大。女職員之多。如果要求其沒有「花瓶」資格的。倒簡直很少。咧。

#### ■ 包房間

這「包房間」三個字。不是倡寮中的名稱。（妓院中的組織。有包房間和自己鋪房間的區別。）是一種交際靈活。朋友很多的人物。在各大旅館中。長年租定一個房間。為賭博徵逐之地。（也有私售鴉片

煙者，)每天所得的頭鈿。維持它的生活。這就是所謂包房間了。在這種地方。可以雀戰。可以飲酒。可以洗澡。可以叫堂差。還可以吸煙。牠的內幕。和總會差不多。不過牠的組織。比較總會更簡單些。因為它們都沒有照會。

它們因為是長年主顧。在房金上又可打一特別折扣。旅館老板。因它是長年租定的房間。對於它們也非常歡迎。這種包房間的主顧。在各大旅館中。每家必有好幾個。已成為現在流行的一種新事業了。

#### ■霞飛路上的俄國化

法租界上有一條很長很寬的馬路。名叫「霞飛路」。不過此路在歐戰以前。不叫霞飛路而稱寶昌路。自從歐戰告終。法僑因欲紀念它們霞飛將軍的功績起見。特將全路改為「霞飛路」。以示永永不忘之意。

此路因地居法租界中段。交通便利。路旁又樹木蔥蘢。風景很佳。

因此有錢階級。都僑居於此。而俄僑也獨多。（與北四川路獨多日僑相同。）它們所經營的各色業務。如藥房。雜貨店。酒排間。宵夜館。跳舞場。按摩院。理髮店。公寓。一應俱有。而俄國的乞丐。在路上躑躅往來。追逐乞討也不少。還有健而肥的俄國婦女。搽了很厚的香粉。擦了很豔的口紅。在夜色蒼茫裏走來走去。竟觸目皆是。現象如此。豈不成爲霞飛路上的俄國化嗎？

#### ■ 流浪的白俄

現在的蘇聯。是赤色當道。而白色份子。當然不容於祖國。迫不得已。轉輾南來。流浪於滬上。其數很多。它們男性的。除了一部分充作要人聞人保鏢外。大多數都經營小商店。霞飛路上俄國式的理髮店。咖啡店。雜貨店。小賣店。都是此輩開設。低一級的。或徘徊街頭。販賣氈毯布疋。或在路隅。替人揩拭皮鞋和出賣除漬油膏的也很多。

女性的。不外充作按摩院的摩女。舞場中的舞女。以及鹹肉莊上的活肉。

還有真正窮無所歸的。也有流爲釘巴的乞丐了。人們莫小覷它們。這班流浪的白俄。從前執着政權時代。都是皇親國戚。或是做過大官的。倘使一一地考查起來。數量着實不少呢！

#### ■郵局門前的苦力

北蘇州路的郵政總局。除雇定的苦力外。還天天需要一班臨時雇用的苦力。在苦力自己說是一「打野鷄」。因此每天必有許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苦同胞。愁眉雙鎖地站在郵局門前。伸頭張目。等待司閽人的號紙快些拋出來。等到看見司閽走出。把手一舉。這班可憐蟲。像餓虎吞狼般一擁上前。將司閽人緊緊地包圍起來。司閽手裏的號紙。向空中一拋。紛紛落地。只看見塵烟四起。搶聲震耳。互相爭奪和踐踏。一羣黑手。在那地上亂摸亂拿。拿到的人。面有喜色地跑進去

工作了。沒有拿着的人。只好哭不出。笑不來。垂頭喪氣退回河邊。再等候第二次的拋紙。

唉！它們爲的什麼？都是麵包問題。一小時的勞苦工作。雖祇有三毛錢的代價。但是在它們。已足夠三餐無憂。一天混過了。

### ■ 郵包公司

外埠各商號派駐滬上的辦貨客人。購好了貨。要寄出去。大半都委託郵包公司代寄。因爲自己不明白遞寄手續。而門檻又不精。故情願除去每包貼足郵票外。再給手續費若干。交付它們代寄。

現在郵包公司。也有好幾十家。它們專以代人寄包爲業務。譬如有一種包裹。數目爲二百包。祇消貼足郵票。完全交給公司代寄。至寄遞時的驗關等一應手續。它們都完全負責。而且很便當。很快捷。如欲自己一次去寄數百包的包裹。實在麻煩得很。因此客戶方面。情願多出一注手續費。叫它們代寄了。



最早開設的一家郵包公司。是一個旅館茶房。因為辦貨客人。都住在旅館裏。購好了貨。叫茶房到郵局代寄。另給車資和酒錢。後來包裹越越多。這位茶房。就捨棄本來職務。開設一家郵包公司。專替代客人寄包。現在這位茶房老班。已積資十餘萬金。面團團作富家翁了。

### ■味蕪園

二十年前。海上的園林。最著名而公開的。要算張園愚園徐園三處。那時候南市的半淞園。還未建設。法租界的法國公園。和公共租界的各公園。也未開放。故(張)(愚)(徐)三園。稱為最著名的園林了。

到了現在。祇有康腦脫路的徐園(該園最早在北福建路唐家弄。後來遷到康腦脫路。還存留着。億定盤路的愚園。久已收歸私人所有。張園裏邊的大洋房和園地。早已拆除的拆除。改造的改造。人們行

經其間。徒增一層感觸和徬徨而已。

張園又名味莼園。地處靜安寺路西端。入門一片廣場。左右滿植樹木。再進一座高大洋樓。名安塏第。洋樓後面有彈子房。該園的點綴雖不多。但當初的吸引力則很大。達官貴人和青樓紅姑娘。都常來園遊覽。入門不須門券。進安塏第品茗吃東西。另給代價和小賬。那時候逢到開什麼會。歡迎什麼要人。都借安塏第爲會所。因爲該園交通適中。又有廣大的洋樓。上下可容幾千人。臨時借此開會。是最適宜不過的。

曾經到過張園安塏第的人。現在追想起來。不禁興滄桑之感了。

#### ■新世界的隧道

已故黃楚九氏。爲創辦遊戲場的始祖。最先組織樓外樓。後來脫離該樓。復集股在泥城橋西塊。跑馬廳旁。創設大規模的遊戲場。名「新世界」。過了三年。因與股東意見不睦。再脫離新世界而創辦「大

世界」。自後新世界歸併經營三氏獨力開設。又添設北部。特在馬路底下建築隧道。以便游客隨意往返。隧道裏面。都用磁磚鑲砌而成。費逾巨萬。而游客方面。祇費兩角小洋。可玩南北兩部。甚是值得。當初經氏之意。欲與黃楚九競爭。不惜犧牲巨大的資本。後來因兩部開銷很大。而門券又不能漲價。因此四五年之間。虧耗達數十萬元之多。卒至閉歇。

今南部早已改設「新世界飯店」。現在僅北部。由它人租開遊戲場。也時開時閉。而馬路下面的隧道。久已閉塞而不能進行了。

#### ■ 尿坑上的招貼

隨便走到那一處公坑裏邊去小便。抬起腦袋來瞧瞧。出賣花柳藥的××堂××局的招貼。總是紅紅綠綠。密如繁星般的黏着。使人看了。目爲之迷。

它們的招貼上說。專醫下疳。白濁。橫痃。梅毒。陽萎。白帶一類

的病症。它們的醫術。必說「負責斷根」。「無礙生育」。「當天見功」。「七天全愈」。「保不開刀」。「永不復發」等許多誇大名詞。各局各堂的措詞。都是大同小異。沒有什麼大分別。

吾們看了這許多紅紅綠綠的尿坑上的招貼。可知花柳醫生之多和性病之廣。但是據熟悉內幕者說。它們所詡的「當天見功七天全愈」等神技。都用輕粉倒提。功效果然很快。不過用這種醫法治愈的人。後來都要復發的。一天復發了。就要有生命的危險。

至於說保不開刀一層。也有些靠不住罷！今年春季。有一個浴室堂倌某甲。患着橫痃。請教法租界東新橋街一位什麼堂的醫生治療。醫生用刀開割。不料手術不精。誤斷血管。頃刻血流滿地。倒地不起。某甲的性命。就此嗚呼尚饗。這一件慘事發生以後。曾登載當時各日報。某甲的家屬。因此和這位醫生提起訴訟。後來不知道怎樣了結。唉！

### ■屋頂上的八卦

上海人真好迷信。樣樣有忌諱。件件有風水。甚而屋頂上面。也釘着一塊八卦。更有連小方鏡一面。一同釘着的。如果細心地攷察一下。十家之中。倒有一大半玩着這套把戲。它們說釘八卦因為對過房子冲碰。很不吉利。如不釘它一釘。包管你晦氣星進門。一年四季。會鬧成家宅不安。鷄犬不寧。釘了以後。可以驅邪降福。事事如意了。也有在八卦旁邊。豎立着幾隻空酒瓶。那更不知其作什麼玩意。有人說。豎立空瓶。當作炮彈。以為鎮煞。

外國人不講風水和忌諱的。它們不但不倒楣。更且國富民強。吾們一班淺薄的中國人。事事講忌諱。好迷信。反而降做了次殖民地的可憐蟲。

不過吾說的上海人。並非真正道地的上海人。因為上海地方。真正上海人。的確很少。都是各省各埠來寄籍的假上海人。反而獨多。

### ■外白渡橋

清朝咸豐初年。英國人某甲。建築大橋於吳淞江上。橋塊有人看守。過橋的人。每人納制錢二文。車與轎加倍給資。行人雖嫌麻煩。也無可奈何。等到同治癸酉年間。此橋經工部局收買。而天后宮橋。裏白渡橋。盆湯弄橋。也相繼建築。從此過客概不收錢了。

這座橋的名稱。就是現在橫跨蘇州河。崇閔偉大。橋面鋪設鋼軌。日夜行駛電車的外白渡橋。

### ■陸遜墓址

後漢三國時代。東吳有一位少年勇將陸遜。是繼周瑜執掌水陸都督兵權的大人物。那知它的坟墓。却在上海。當吾們走過靜安寺路馬霍路口。瞧見對面三四〇號的馬房門上。矗立着兩個石人。裏邊即陸遜的墓址。那一對石人。就是墓前的翁仲。但是現在坟墓沒有了。早已改造馬房了。它的一副枯骨。究竟是否永埋在地下。或是已經遷葬它

處。却一時沒法去考證。

### ■法國公園

法租界顧家宅地方。有一所法公董局所建的公園。人們都稱牠顧家宅花園。這個園林。佔地之廣。佈置之雅。樹木之多。風景之勝。除却兆豐公園外。其它公園。都比牠不過。因此每天游客很多。尤其是在夏季。進進出出。不知道有多少。

游客中間。有在樹底花蔭。納涼消夏。領略其天然風味。果然很多。還有不少的痴男怨女。一對對。一雙雙的情話綿綿。偷偷摸摸地大演其活劇的也不少。而一班妓女。更裝扮得花枝招展地施行其勾搭手段。賣性政策。也如穿梭般的不絕。

公共租界共有四個公園。法租界方面。祇有這一個。且法國公園。雖售門票。一元五張。須一次用完。隔日即作廢。所以大概都是預先買好常券。(常券可用一年。計洋一元。)才可隨時入內游玩。公共租

界上的公園。除出售常券外。還零售門票。每券二角。都從客便。

### ■地火

上海開埠不久。卽有「自來火」的剗製。那時候的人們。都少見多怪。嘖嘖稱奇。又因火從地下而來。故不名自來火而叫「地火」。地火的剗製未幾。又有西人立德。剗製電燈。初行時。吾國當道惑於謠詠之言。恐觸電傷人。竟咨請西官禁止。後來知其有利無害。才取消禁令。其愚昧如此。

當十八世紀時代。在上者和在下者。多沒有科學常識。每見西人所設施。不辦利害。就羣起非議。甚或目爲異端邪行。今日思之。豈不要使人啞然失笑了。

民間有一句俗諺。叫作「鐵樹開花」。自從自來火盛行以後。人們又說鐵樹開花應驗了。這種附會牽強之談。果不值識者一笑哩。

### ■電話



電話的創製。起於清代光緒八年。（壬午）迄今已五十多年。那時有英國人名皮曉浦者。初在租界區施行。分設南北二局。南局在十六浦。北局在正豐街。（即廣東路）惟彼時沒有什麼電話機。也不用搖鈴報號。自動機更談不到此。倘欲邀人對談。自己到局裏去。納費十二文。即可和人談話。後因生意清淡。經費不敷。就停辦了。明年（即癸未年）天主堂神父法國人能慕谷。重起創設。改用電話機。從徐家匯教堂達到英法兩租界各洋行。以便報告風雨氣候。後來人們知其利便。就紛紛裝設。直到如今。不過從幾十號電話機開始。經過了幾十年的過程。現在已到數萬號了。

從前電話是先報號數。再由接線生接通。才可接談。自從四年前一律改爲自動機後。要通電話。祇要知道對方的號碼。自己撥一撥。即可對談。比較先報號數。尤爲便當。此交通利器。爲西人「德律風」氏所發明。故又叫德律風。（德律風三字。詳見黃式權作的舊上海筆

記·)

劍公按。據記者所知。「電話」係美國加拿大州人氏。名「葛萊海姆培爾」氏所發明。且「德律風」三字。係英文 Telephone 之譯音。若照英文之字義解釋起來。前半 Tele. 係作「長距離」之解。後半之 Phone 係作「聲音」之解。如留聲機器英文爲 Gramophone 有聲電影內有 Vitaphone 「卽維太風」。故黃式權所作「舊上海筆記」中。強以德律風三字。爲發明電話者之人名。未免有些太武斷而近乎杜撰了。容當於英文百科全書中。將「電話」條詳細譯出。以嚮閱者。作者又按。吾友劍公先生所說。亦有理由。故也附記於此。但究竟如何。以待博者來考證吧！

### ■ 孔夫子

行駛外海的各大輪船。其船名都取地名。如「漢陽」「南京」「北京」「臺灣」「安慶」「順天」「奉天」「吉林」等類。作者曾經詢

問船公司。有什麼取義。它說。並無取義。不過欲其易於辨認而已。從前××公司。有一輪船。專走長江各口的。題着「孔夫子」三字。用中國聖人而題船名。却是別開生面。後來駛到湖北地方。觸電擊沉。

一說。孔二先生不願襲用它的尊稱。因此大為震怒。立召天神天兵來擊沉的。以示懲創。此又迹近神話。不足為據了。

#### ■小押當

小押當又名押頭店。店主人以粵桂兩省人為最多。因為該兩省地方。向有「餉押」名稱。初始時候。專備軍人未會領到餉銀。暫將物品質錢。以應急用。故名餉押。不過到了目下。其營業範圍。早已不限於軍人。惟是相沿下來。××餉押的名稱。却未改變。

上海的小押當。約共一千多家。它們取息。向來以十日為一期。每期三分。期限以六個月為止。幾十年前。清候爵左宗棠來滬。鑒於押

當的重利盤剝。諭令一律押閉。此最爲小押當倒楣時代。後來禁令一弛。仍舊陸續開張。直到如今。不過從前大都十日爲一期的。現在也有改爲一月了。十日取息三分的。也有改爲一月三分了。六個月期限的。也多伸長到八個月十個月或十二個月了。祇有幾家老押店。依然率循舊章的也很多。它們的招牌。從前都寫××押。而且這押字。寫得特別大。現在早已改爲××當了。以押字當市招的很不多見。

小押當有時不察。誤收贓物。逢到案發。法院派探往弔。本與利例不給還。質店與當店。則給本不給息。此又兩不相同。

依照現在國民政府規定的典當取息。每月不得超過二分。倘使月取三分。已是違法。若月取九分。更是違法之至了。它們的資本額。據說。最少幾千元。最大的須幾萬元到十幾萬元。都沒有有限止的。要看這押當營業範圍的大小。才決定資本的多寡。

## 老虎竈

老虎灶爲出賣熟水的小商店。因爲牠一隻煮水的灶頭。形式有些像虎。故名老虎灶。

它們的水價。從前因房價廉。煤價低。故很便宜。一個大錢。就可購買一杓沸滾的熟水。到了現在。一錢一杓的熟水。已漲到五錢了。它們鋪子的地位。大都開設在弄堂門口或弄堂裏邊。以便居住弄裏的人們來購水。稍爲冷僻的馬路旁。也有開設的。不過是少數而已。

它們營業時間。從清早六時起。直要到晚上十二點鐘才打烊。（即關閉店門）更有鄰近下等娼寮的老虎灶。通夜不打烊的也有。

有的下面是老虎灶賣水。裏面和樓上賣茶。這種鋪子。多開在馬路旁邊的。在弄堂裏的老虎灶。更有擺好一只櫥和一只櫃。兼賣香烟糖果雜物的。它們同業。也有一個團體。名叫「水爐公所」。逢到什麼大事情。都到所裏去開會討論。

你們切莫訕笑開老虎灶。是一種低微的商業。其實做這種生意的人。儘多着發財呢！

### ■ 詩謎候教

打詩謎。一名抽字條。這個玩意兒。是一種文人的賭博。並且由來已久。清季時代。我們到松江去應童子試。每到夜間。一班當地的賭徒。在沿街沿弄。擺了一個攤。引誘許多童生去賭博。不過那時候輸贏有限。頂多祇有一二千銅錢的進出罷了。

六七年前。爲上海的詩謎風潮頂盛時代。各遊戲場內。竟至鱗次櫛比。觸目皆是。連得壁角裏。走路口。都有攤頭。它們的輸贏。雖說是祇有捲烟和遊券。其實暗裏也可用現貨（即銀洋）進出。同時。更有人租了房屋。開設什麼××詩社的也不少。又有人出了廣告費。在報上登着「詩謎候教」的告白。那麼索性公開的賭博了。後來各遊戲場內的詩謎攤。爲當局取締。才一律收束。租房設社的。也陸續地減少。

。（現在祇有愛多亞路冠雲詩社一家。）

到這種地方去玩。只消在攤旁站一站脚。它們的招待員。就大獻殷勤。勸你請坐。坐了下來。茶啊。捲烟啊。糖果呵。儘可不名一錢的隨便飲。隨便吃。那麼一來。自己也覺得過意不去。只好出手下注了。不過玩這種賭博的。曾經在舊詩上面研究過的。總便宜一些。且容易僥倖打中。如果不會做詩的。却要假充內行。胡亂下注。結果總是贏少輸多。但是會做詩的。也未必能條條打中。因為擺設詩謎攤人。都說它們的詩謎。有來歷而「對準古本」的。其實詩的東西。浩如烟海。不論你怎樣淹博。那能可以一一的讀過而爛熟胸中呢？有時候逢到生句。也祇好瞎打一陣。嘗試嘗試。

擺設詩謎攤或詩謎社的人。自己大都不會做詩的。它們的字條兒。都須預先請好懂詩的文人做的。每百條給它幾塊錢的潤筆。詩謎頂盛當口。依靠做詩謎生活的文人。也有好幾十人。究竟這個詩謎是怎樣

的東西呢？今舉出兩條如下。

英才盡至○

曹齊陳秦韓

二

○看白髮新

重驚同儂羞

三

順。不過須押上二韻(齊)字。才算中的。字條下面的(二)字。即是抽出後押中的暗記。故未抽出以前。只露出上面詩句。下面的(二)字。用紙套套住。第二條的詩句和第一條一例。但須押到第三韻(同)字。才算中了。

它們對於押中的的是以一配三。即一塊錢下注。中了可得三塊。這個玩意。豈非要懂舊詩的人。才可以去嘗試。可笑一般不懂詩的市儈和不識字的村夫。也要強附風雅。假充內行去押詩謎。打字條。末了錢袋朝天。洋錢輸光。它們還要笑你是一隻頭號的「大洋盤」。



### ■好闊綽的大廠

花會決勝的總機關。名叫「大廠」。(又名大筒)取名廠字的意義。想必是範圍廣大的緣故。如各業工廠之類。一班賭徒。要自己直接進廠去決雌雄。名曰「進封包」。每包下注數目。沒有肯定的。或每包十元。或五元。都隨時酌定。

賭徒走到大廠相近。即有廠中招待人。領你進去。先將封包交給賬房。掣取收據。時候一到。廠方的重要人。手拿銀匣。當衆開視。匣中黏有預先寫好的紅紙。寫明花會的名稱。(如占魁扳桂等類)譬如這筒開的是「占魁」。祇聞一片占魁之聲。洋洋盈耳。各賭徒封包字條上。有占魁字樣者。即爲中的。於是歡笑着等待賬房配錢。倘使包內沒有占魁字樣。即是「吃稍包」。(即錢包已被吃去。喻不中之意)就垂頭喪氣的走出。

聞說從前不用銀匣子。是用一頂軸子。軸子上面寫好花會的名目。

開筒時候。這軸子從高處吊下來的。現下甯紹一帶鄉僻地方。仍舊用軸子吊下哩。

### ■開什麼？

每天到了下午五六點鐘。和晚上十一二點鐘時候。不論租界華界。總有好幾處地方。聚攏了男男女女許多人。鵠立着。仰望着。一時的空氣。就會緊張起來。并且它們都不約而同的問道。「開什麼？」「開什麼？」讀者們。你道這句問話。是什麼意思。就是花會日夜開筒的報告。它們特地雇好幾輛腳踏車。(名叫快馬)每次開筒以後。飛一般快的來報告開出的名目。這一班男女。都是來探聽消息的。得着了消息。再去轉輾報告多數花會迷知道。

開什麼？一句很平凡的問話裏。却含着很多的悲劇和很少的喜劇哩！

現在華租當局。對於花會。很嚴厲的禁止。此後「開什麼？」的聲

浪。總可以少聞了。

### ■後門貨

什麼叫「後門貨」呢？就是將別人的東西。從後門口偷竊出來。半送半賣的賣給人家。這就叫後門貨。做這種不道德的勾當。都屬於管棧房的司事和商號裏的老司務。

因為這種後門貨。是不化本錢的東西。故賣給人家的時候。都是半送半賣。俗語說。「偷來的東西不值錢」這句話。可謂形容盡致了。還有一種店鋪。專門收買這種便宜的後門貨。不論吃的。着的。用的。玩的。都一古腦兒收買下來。然後再整理一下。分門別類的賣出去。這種生意。因為本錢輕。利息厚。以故很有幾家收買後門貨的老板。發了一注大財。面團團作富家翁了。

### ■丟圈

遊戲場裏有一種攤頭。似賭博而非賭博。其法橫列長桌一二只。桌

上罩以布單。雜陳鐘表用品和各種玩物。每物旁邊。豎立尺許鐵籤。距離長桌五六尺地方。圍繞繩欄。有人在欄外手拿木圈出賣。每一毛錢。可購若干圈。立在欄外遠遠丟擲。木圈套中鐵籤。即能得彩。譬如套在鐘旁的鐵籤。即得鐘一只。其餘依此類推。不過很不容易擲中。此種玩意。名叫丟圈。又叫套圈。

其實此項玩意兒。初始很久。五十年以前。已有發現了。不過當時沒有遊戲場。大都租賃空屋一間。屋內陳設。如現下一樣。每圈祇賣錢十文。後來生意興隆。爭相開設。多至幾十家。乃經官廳取締。才各收場閉歇。

### ■ 丟票

市上的小押當。除掉重利盤剝外。（押當取息。大都每月作三期。每期取息二分至三分。也有月算的。不過少數而已。）還有丟票的黑幕。丟票怎樣丟法呢？即將滿期呆貨。（如過時衣服和鐘表雜物之類

·) 因爲沒有主顧來交易。它們才施出丟票的詭計。寫好一張質券。丟在路上。路人拾得後。看看當期很近。又是衣服和鐘表等應用的東西。欣欣然前往贖取。等到東西到手。瞧瞧有些不值得。不合用。要想依照原價當進去。那位押當夥計。已不能答應你的要求了。換一家試試。也是如此。因爲這種東西。都是落伍貨。過時物。滿了當期。也沒有人來交易。它們才想出這個丟票害人的詭計。

#### ■ 裱畫店之換天頭

裱畫店之作弊。相沿已久。逢到名人畫件。叫它裝裱。它能犧牲少許金錢。託畫家(這種畫家·都是能畫而不著名的·)依樣畫葫蘆的臨摹一幅。其它紙質鈴印。都可摹仿。手續完畢。即可以僞亂真。并將真者藏起。僞者給人。物主雖欲分辯。苦不得到證據。祇好忍氣而退。除此以外。還有一「換天頭」之法。什麼叫「換天頭」呢?譬如碰到一種名貴的古畫。先用礬水發透。揭開爲二。畫的顏色。上層較濃。

下層較淡。然後潤以顏色。加以煊染。款識印章。都能脫胎。裱好以後。將上層的藏起。下層的給物主。這個祕法。又叫「偷龍轉鳳」。紙張須夾貢宣紙。方易着手。故有名人畫寶。交店裝裱。不可不特別揀選誠實可靠的店鋪。才能免受其欺。

### ■ 賊技

在那公共汽車電車上和轉灣抹角的擁擠地方。專在人們身畔偷錢夾偷時表的竊賊。名叫「扒兒手」。它們也有師父傳授。也須練習多年。練習時候。將一件綢長衫。掛在壁間。袋中置放很沉重的皮夾一隻。朝斯夕斯。要練習到將皮夾取出。掛在壁間的綢長衫。一點兒不激動。才可畢業。賊師才允你出去放生意。

最近因失風而吃官司的楊金奎和韓才狗。夙有扒竊大王之稱。因它手法靈巧。能使人們失去了東西。還不知不覺咧。

做這種扒竊的賊徒。從前本各有地域。分段行竊。故每一竊案出。

比較的容易破案。現在據說已不分地域。統一行竊了。

### 吃豆腐

「吃豆腐」三個字。是白相人口中的行話。它們說話的意思。並非真的要吃什麼豆腐。是弔女人膀子的隱語。吾們在那公園裏邊和遊戲場裏。常常聽見吃豆腐的聲浪。正是它們進行調戲女子的工作。不過逢到老練的女子。坦然回答道。「老娘不開豆腐店。你們歡喜吃豆腐。快到豆腐店裏去……」。這幾句話一說。就要嚇退這班尋吃豆腐的白相人。不敢再施輕薄。因為知道對手方。也是老白相。不容易逗引了。

還有一種人。以「魯仲連」和「響導」自居。等到事情妥當後。須請它飲一回酒。吃一頓飯。作為酬勞它們的隱語。也叫「吃豆腐」。豆腐是白的。象形取義。想是「吃白食」的意思。

最近吳稚暉老先生。爲了廠商榮宗敬周轉不靈事。致書實業部陳公

博部長。請求維持。信中第四句即說。「中國吃豆腐者太多。故冒險者少。」中間又說。「實彼等雖屬專家。而生性吃豆腐。又阻於吃豆腐之環境……」。吳先生所說的吃豆腐。尋繹文義。想是「因人成事」的意思。和白相人口中的行話。意義就大大的不同了。

### ■吃盤子

做金子生意的人。（即交易所中經紀人）。它們的手段很敏捷。眼光很銳利。算盤又很精括。故每天早午兩市。賺進幾百幾十。多到幾千。是極平凡的事。它們的主要業務。雖說專誠代客賣買。拿取規定的佣金。可是其中的黑幕重重。倘使客戶是洋盤一流。那麼對不起就要翻你的門檻了（即使人受愚之意。）

它們的花樣。除去「搶帽子與撈帽子」外。還有「吃盤子」的祕幕。什麼叫「吃盤子」呢？譬如客戶欲買標金七條。言定每條行市一百元。到了行市九十元時候。就買下來。稍停對某客戶說。則稱一百元



• 這樣一轉移間。其獲利已大有可觀。這就叫作「吃盤子」。

### ■吃百家飯

在舊式的人家。做起紅白事來。（即喜事喪事）必要臨時雇用一班男女僕役去幫忙。男的如「二爺」女的如「喜娘」等類。這班人物。他們自稱「吃百家飯」。因為一年四季。到處亂奔。到處賺錢的緣故。不過聯想到吃百家飯的人。還不止二爺和喜娘。其它如「和尚」「道士」「清客串」「軍樂隊」等等。也是吃百家飯的。還有沿路募化的僧道。和沿門托鉢的丐徒。簡直是吃千家飯萬家飯了。

現在新提倡的集團結婚。和到殯儀館去入殮的喜事喪事。却用不着男女僕役去幫忙了。再過幾年。吃百家飯的人。也要歎末路窮途。無飯可吃了。

### ■叫魂

喜歡弄鬼戲的人們。它們家裏的小孩子。偶然受了一些驚恐。夜裏

不能安睡。做爹娘的就要疑惑小孩受驚而失魂了。魂既失掉。非舉行叫魂(又名叫喜)不可。叫魂的頑意。共有三種。一種是拍床沿叫。一種是門角落裏叫。一種是屋檐下叫。

拍床沿叫。大約因為孩子睡眠不安。哭哭啼啼。做娘的便在天色將明的當口。輕輕地手拍床沿。低聲地喊着。阿因居(作同字解)來吧！連叫十來聲。就算完事。

門角落裏叫魂。則孩子生了病。求仙方不靈。乞神助不愈。做娘的以謂魂靈兒一定飛到天空去了。非舉行叫魂不可。先買了安息香兩支。燃上火。再用紅紙一小張。折成小包。燃點一付香燭。當天磕好四個響頭。再拿孩子平常穿的一件衣服。由另外一人抱着。再由一人左手持小紅紙包。右手拿安息香。再由一人照了燭臺。一同往門角落裏。窗背後。牆腳邊。甲大呼「阿因居來吧……」乙輕輕地答道。「噢……居來哉……」。甲每呼一聲。乙即答一句。等到覓着一只小蜘蛛。即

面現笑容。齊聲道。「居來哉……」立將此蜘蛛放入紅紙包中。鄭重回房。放入病孩枕頭底下。

還有一種屋檐下叫。不論孩子或成人。生了大病才叫的。須用梯子一隻。靠在檐下。一人照紙燈籠一盞。一手拿着黃紙甲馬四十九張。喊一聲「阿因(或成人名字)居來吧……」。便燒化甲馬一張。一面喊。一面燒。等到蜘蛛尋着。大家就答應「噢……居來哉……」這一幕頑意。才算完場。

生了病。不去請醫服藥。而在這上面用勁兒。這病那有全愈的道理？而且靈魂與肉體。是不可以須臾離開的。當真靈魂失掉了。雖你們叫破喉嚨。也休想回來。這一點小常識。它們都不知道。實在是可鄙而又可憐。

### ■ 蔴衣債

在重利盤剝的借債上。除掉印子鈿。皮球。一角過夜外。還有一種

叫「蔴衣債」。

借蔴衣債的人。都屬於公子哥兒一流。它們家裏的老子。雖很有幾個錢。因為嗜財如命。輕易不許兒子浪費。那麼一來。它們就不能揮霍。不能揮霍。就要失掉公子哥兒的資格。於是它們不得不向人求情。或轉輾設法。借到一筆一筆的債款。借票上面寫明這筆債款。須要等它老子伸直了脚。穿了蔴衣。才加利奉還。故叫「蔴衣債」。

放蔴衣債的重利盤剝。却和放印子鈔等相像。不過辦法不同。譬如你借它五百塊錢。交款時候。只有三百有零到手。利息也很重。又要先扣去幾年。更有介紹費手續費等。也須當場扣去。將來還債時。却一個大錢也不能少。因為借票上面。寫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借債人又須親筆簽名。你要圖賴。也沒法圖賴了。

一班視錢如命。死要掙錢的老子。趁着雙脚未直的當口。看看你們的公子少爺。是什麼行爲。也可以趁早醒醒罷！

### 出興隆票

開了一爿店。總希望事事順利。年年賺錢。這是做生意人底唯一目的。不過這個願望。是不容易達到的。一時因營業清淡。虧蝕太多。要想支持。也沒法支持。最後辦法。祇有關門大吉。但是關了門。除將一切生財底貨。抵償虧欠外。還欠了許多債項。債權方面。或因親戚好友之故。或因多年往來的關係。事實上都不欲起訴窮追。這一堆債項。祇好「出興隆票」以了結。

這種興隆票。怎樣出法呢？譬如欠某甲五百塊。欠某乙八百塊。欠某丙六百塊。欠某丁三百塊。由被欠人各書借票一紙。付給甲乙丙丁四人。票子上面。書明欠款若干。沒寫還債日期。也沒有利息。祇寫須等到被欠人經濟寬裕。業務發達後。才照本奉還。這名兒叫作「興隆票」。

藏着興隆票的人。要收回這筆款子。不過是百份中之一二。因為當

時出票人和收票人。都是互相敷衍塞責的辦法而已。

### ■阿羊哥

處處受愚。事事受氣的人。滬諺謂之「洋盤」。除了洋盤以外。還有一種人叫「阿羊哥」。和洋盤的意義。似同而實不相同。

在花柳場中。常有短衣不整。面目黧黑。垢污盈積。語言鄙俚之徒。徘徊其間。而異性們對它大獻殷勤。唯命自從。打情罵俏。其樂無邊。因為這種人的外表雖惡陋。而袋裏的花花綠綠鈔票。却麥克麥克。用之像泥沙。取之則不盡。她們看在金錢面上。不得不拚命巴結。肉麻當有趣。不過背後要叫你一聲「阿羊哥」。

要得到這種「阿羊哥」的資格。也不是容易的事。第一要有充足的金錢。才可以得到呢！呵呵。

還有一種經驗欠缺。一竅不通的。在人面前假充能人。也叫「阿羊哥」。又叫「屈死」。

### ■水鬼

人是陸棲動物。故居陸上。雖擅長泅泳的。也不過偶而玩玩。惟有一種水鬼。能以三天三夜鑽入海底。無損毫髮。其技能很有一紀的價值。

所稱爲水鬼也者。的確是人。並非是鬼。因它具着鑽入海底的本領。人們以水鬼呼之。逢到船舶闖禍。人貨沉沒的當口。却要雇用這班水鬼。鑽到海底中去。撈摸屍體和貨物了。

水鬼的技能。從幼小時候。即須從事練習。先從海灘旁邊練起。第一步習游泳術。第二步習鑽水術。直要練習鑽到海底爲止。它們不但能夠鑽到海底。並且帶了乾糧。可以在海裏等三天三夜。毫無妨礙。它們既能入海。又能居陸。却和兩棲動物差不多了。

它們的居處。都在吳淞與虹口一帶。平時沒有工作可做。也相率結伴入海嬉戲。因爲它們是與水國有緣的原故。水鬼入海的時候。雖身

披一件皮質透氣的保險衣。然而若非夙嫻水性的人。穿在身上。也要溺死的。

### ■賣羊

甲罵乙「賣羊」。乙也罵丙「賣羊」。這賣羊的聲浪。最盛行於白相人和吃公事飯（如包探稽查之類）的口中。但是這賣羊兩個字。究竟怎樣解釋呢？譬如有一個人。本非文士。却裝得斯斯文文模樣。還有一種人。本非善類。却又做得像良民光景。這幾種人。都是「賣羊」一流。

從前有「掛羊頭賣狗肉」兩句古話。就是譏諷一個人的行為做事。含有欺詐性的。不忠實的。即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一類了。

滬諺罵詞中。有「賣羊」兩個字。想必也是根據這兩句古話而來。

### ■賣相

某甲「賣相」好。某乙「賣相」不好。這一類的談話。是常常可以



聽到的。究竟這「賣相」兩字。怎樣解釋呢？就是說。在社會上混飯的人。第一要有「賣相」。才能到處得着便宜和受人的重視。倘使沒有「賣相」。惟有到處吃虧和受人白眼。

「賣相」的意義是這樣的。一個人要身材頎長。五官端正。言語響亮而伶俐。和人談話。對答如流。見鬼說鬼話。見人說人話。衣服冠履。也要時式摩登。如此才可稱得起一聲「賣相」好。至於它的肚子裏。或茅草塞滿。或一竅不通。那是毫無關係的。如此說來。社會上人們的眼光。完全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了。

反過來說。譬如有一個人。藏着滿腹經綸。倚馬千言的學問。倘使沒有「賣相」。却要處處受欺。路路碰壁。這就是顯出人們眼光淺薄和勢利觀念太深的象徵。

其他吃團體飯。吃慈善飯。和各業中的跑腿。（又名掮客。亦即賣買介紹人。）這一路中的人。第一要有「賣相」。還有拿了大皮包。

東奔西波的馬路政客。投機份子。更需要的是「賣相」。有了「賣相」。將來才有大出鋒頭和升官發財的希望。

### ■冲鳥

養禽鳥。本是有閒階級的玩意兒。骨子裏並充滿着快樂主義。養鳥的人。總是唱戲的伶人和沒有職業的白相人。以及靠着老子享福的小開。(即店鋪中的小主人)這幾種人爲多。但是養了鳥。天天要冲鳥的。天色剛剛明亮。它們就要拎着鳥籠。到跑馬廳竹籬外面。或是手裏拎着。或是掛在樹枝上面。這就叫「冲鳥」。那時候百鳥齊鳴。鳥聲啾啾。養鳥人凝神一志的靜聽着叫。大有萬事不管。只求悅耳之概。

六馬路西頭有一家「龍園」茶館。開設迄今。已有好幾十年了。這片茶館。差不多早已變成養鳥人的俱樂部。茶館裏邊。裏裏外外。掛滿着鳥籠。因爲養鳥人冲鳥以後。還須到龍園去喝幾口茶。談幾句天

。享樂一回。才打道回去。

還有城隍廟裏兩家樂意賞樂茶館。也和龍園一樣。爲養鳥人集會地點。樓下開設點心店。樓上却滿掛着鳥籠。因爲住在南市區的養鳥人。都在城隍廟裏冲鳥的。除此以外。別的冲鳥地方雖有。總是稀疏零落。比較跑馬廳和城隍廟兩處。則相去遠了。

### ■冲喜

冲喜的頑意兒。凡江浙兩省崇拜迷信者。都喜歡頑它一頑。譬如有一家男主人或女主人生了病。日見沉重。請醫服藥。毫無一些效力。最後就聯想到冲喜上去。冲喜怎樣冲法呢？就是將兒子沒有結婚過的媳婦。迎她上門。見一見病人。開一開金口。略加接待後。仍送回娘家去。

這麼一冲。病人會慢慢地好起來。也許是有的。不過冲喜以後。依然病入膏肓。兩腿伸直的也很多。如果冲喜一定冲得好。那麼只要有

了未過門的媳婦。生了重病。祇消請她來沖一沖。就可以不死。恐怕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便宜事罷！

### ■大照會

人力車上的執照。俗呼照會。車上有釘三張的。(即華界英租界法租界三張。)有釘二張的。有釘一張的。都各各不同。人們倘在華界地方。要到租界上去。叫起人力車來。總說「有沒有大(讀若度)照會……」

稱租界執照曰大照會。那麼自己華界的執照。當然是小照會了。此也是中國人尊重外人。和自己卑謙的一種表示吧！

### ■拉洋人

譬如有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同時叫喚一輛黃包車。車夫往往願意拉外國人。對於中國人。理也不來理你。這是什麼緣故？

車夫的心理。以謂外國人個個是大富翁。大財神。付起車鈿來。洋

鈿當銅元用。金四開當銀毫用。而且叫車子時候。不講車價。又省却一番麻煩。不像中國人。一只銅元。也要斤斤較量。刺刺不休。故情願捨此就彼。

逢到喝醉的外國丘八叫車子。它們更拚命上前去承接。聞說。這班丘八先生。給付車資。常常會掏出金磅來當車費。因此要相發財。不得不拚了命去招呼。

但是有時候。不但得不着什麼金磅銀磅。結果反而嘗到一只來路貨的火腿。和五枝舶來的雪茄烟。也是常有的事呀。

#### 不講價鈿坐車子

有一種漂亮人物。乘坐車子。並不預先講定價鈿。祇消一屁股坐上去。嘴兒歪一歪，手兒動一動。拉車子的車夫。也知道你是漂亮人物。就舉起一雙飛毛腿。拚命的向前一陣狂奔。希望多得些代價。如一段路程。車鈿祇要銅元二十枚。如果不先講好的坐上去。至少要給車

夫三十枚。它們才歡喜接受。

間有一班面子上要做漂亮人物。付給車費。却並不漂亮。車子拉到目的地。照理要給銅圓三十枚的。它止付給二十枚或二十五枚。害得車夫怪聲怪氣的亂嚷。這種鴨屎臭的漂亮。還是不漂亮來得好。還是先講好車鈿坐上去。免得江北仁兄。背後罵你幾聲豬獯……

### ■小車

滬上行駛的各式車子。當推「小車」初始爲最早。清季同治初年。首先發現小車。（俗呼狗頭車）係獨輪的。車夫在後推動。起初祇攬載貨物。並可坐人。嗣後才有腳踏車東洋車和馬車等等。到了清季光末宣初。更有汽車電車。相繼出現。

到了近年。而最早出現的獨輪小車。早已落伍了。現在這種車子的數量。越趨越少。所有的。祇裝載貨物。運送東西。坐人簡直是很少。不過在閘北各工廠一帶上工放工時候。還有幾節小車子。兩面坐滿

着女工。在路上駛行。除此以外。已難得看見了。

### ■大出喪

社會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一朝伸腿斷氣。撒手西歸以後。必有「大出喪」的舉行。(大出喪者。就是舉殯之意。)排場越闊。越能鬨動一時。竟會傳播到幾百里以外的外埠民衆。不遠而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道。「看大出喪」。「看大出喪」。

等到舉殯那天。民衆們如瘋狂般的丟了正事不幹。專誠來看大出喪。幾條經過的馬路上。人山人海。前推後擁。擠得水洩不通。沿馬路的幾片旅館菜館茶館的陽臺上。都設好了優等座位。做一回臨時的好生意。

從前的盛杏蓀和朱葆三。都舉行過大出喪。民衆們現在想起來。還嘖嘖稱羨。前年黃楚九故世後。一般瞧熱鬧的民衆。又欣欣地說道。「我們又有大出喪看了」。後來因為債務關係。黃楚九的大出喪。就

此無形取消。民衆方面。也大大地失望。

大戶人家。有了錢。有了名。一朝死了人。場面有關。非舉行大出喪。不足以顯其闊綽。以示其威風。糜費雖鉅。滿不在乎。它們有的是錢。揮霍揮霍。無損毫末。更可得庸夫俗子們的激賞。亦落得大出而特出了。

本來一窠蜂瞧熱鬧。是中國人天賦的劣根性。往往瞧熱鬧瞧出禍水來。（如看賽會而坍塌斃命等慘事。）它們也不會醒悟吧！

#### ■送喪馬車

在三四十年以前。汽車還未盛行時候。馬車會出過很大的風頭。馬車行也鱗次櫛比。名聲最大的。要算跑馬廳一家龍飛馬車行。馬車有一百多輛。當時各處的大人物到滬。都乘着雙馬並行的簇新馬車。吆喝而過。其次。如海上寓公和窰子紅姑娘。也都乘着馬車代步。蓋彼時間最漂亮的代步東西。除却馬車以外。沒有第二種車輛。



自從汽車盛行以來。馬車就慢慢落伍。鱗次櫛比的馬車行。都逐漸地關閉了。最大的龍飛馬車行。早已改組爲雪飛汽車公司了。現在所剩餘的一二百輛驢腳馬車。平常時候。絕少有人顧問。祇有人家死脫了人。出殯起來。載着親友去送喪。故叫牠一聲「送喪馬車」。再切合也沒有。其次。輪船碼頭。火車站邊。還有幾輛停在那邊。招徠外埠客人。裝裝行李而已。

### ■場面不可不綉

中國人是著名愛好場面的。尤其是住在上海的人們。更酷愛場面。不論家裏窮得吃盡當光。妻哭子號。一無所有。跑出門去。仍舊衣履翩翩。大搖大擺地走着。滬諺說。「身上綉披披。家裏沒有夜飯米」。確爲此輩寫照。

其它逢到喜事喪事。尤不可不踵事增華。大加鋪排。以示闊綽。它們說。場面攸關。不得不如此來一下。倘使富有的人。擺擺場面。揮

霍幾個錢。原沒有什麼要緊。如果力量不夠。是窮小子一流。場面則不可不擺。因此做了一回喜事或喪事。害得負債累累。終其身也不能償還的。倒不在少數呢？吾替它們想想。真是作孽。然而在酷愛虛榮的人。因為要綑場面起見。高築債臺。也是情願而毫無怨言。

還有許多愛好場面的人。到點心店去吃食。未了會鈔時候。一共祇有一元幾角。它身邊藏着不少的一元鈔票。然而結果。往往要掏出一張拾元或五元鈔票去找。這到使人有些費解了。

有一回作者詢問這班朋友。用掉一元幾角錢。為什麼將一元鈔票藏着不用。要掏出拾元和五元的鈔票呢？它們說。因為一元鈔票。顯不出闊綽。並且要被堂倌瞧不起的。如果用大數目的鈔票。它們才不敢看輕你。這也是綑場面的一種表示吧！

### ■ 假人參

人參的東西。是國藥材中最名貴之品。一支小小的人參。要值到幾

百塊錢。是毫無希罕的事。牠的效用。最能滋補精神。有挽回造化力量。譬如有一個人。將要病死。而事實上却有未了之事。不容它斷氣。在這個當口。吃了人參湯。可以延長若干時的生命。至於滋補方面。須因人而施。倘使不宜吃參而吃了。或祇宜吃五錢。忽貪多而吃一兩。那就不但無益。反而有大害。

人參的出產地。在吉林省內。其次是高麗。要自己生在羣山廣野間的地下層。過了若干時間。經採參人挖掘出來。方是無上眞品。故參店裏有一野山人參」的招牌。倘非野參。即失却參的價值和效力了。有一種贗品。是種出來的。不是牠自己生長成功的。名叫「種參」。在吉林和營口地方。每逢參貨上市。土人挑擔負筐。蜂擁而來。以求脫貨。價值很爲便宜。祇要二三塊錢。即可購買一擔。(即一百斤)其情形活像上海地貨行裏的蘿蔔差不多。

它們購了下來。再批售參客人。復經過一回的烘焙技能和裝璜手續

。就可充作野參賣。到了上海。一轉移間。其獲利要百倍千倍了。因此這班參客人。白手成家。面團團變爲富家翁的。很多很多。

還有一種做過參業的職員。開了一片滑頭參號。間接向參客人處批發若干斤。另加牌號和裝璜。再陸續地賣出去。其獲利也不小。至於買戶買去吃。有沒有效力。它們則概不負責了。

總之。有吃人參資格的大亨們。要滋補身體。充足元氣。還是到老牌子的參號或著名的國藥店裏去買。才可不上大當。免受人欺。

### ■ 虛頭

什麼叫「虛頭」。「虛頭」兩字。怎樣解釋？就是有一種東西。譬如價值祇一塊錢。問起賣東西的人來。它們却信口開河的說二塊三塊。這就叫虛頭。

市上商店。除掉少數劃一不二。說一是一外。其它都有虛頭在內。老實人偶不經心。便要大上其當。虛頭頂大的。爲一種滑頭商店和小

菜場上的魚蝦菜蔬攤。它們是「向天討價」。我們祇有「着地還鈿」才不至於吃虧。（向天討價·着地還鈿兩句話·就是說它們討得高·吾們還得小的意思·）

### 野鷄

這隻「野鷄」。並非是沿路拉客的下等娼妓。是一種帶着冒牌性質和不入同行的稱呼。譬如有一種包車。不是坐車人所有。乃是車夫自己租賃或購買來的。即叫「野鷄包車」。還有一種擴客。（即賣買介紹人·）並不加入該業同行公會。單獨出來兜攬生意的。人們都叫它「野鷄擴客」。舉此兩例。其餘可推想而知了。

還有一種戲館裏的案目。定期包了一天戲。印好了賞光券。向老主顧處捱銷。人們也叫「打野鷄」。（又名打抽風）顧名思義。是與站在馬路上亂拉行人的娼妓。有些相同。故有此名稱。

### 吃肉要討價還價的

「肉」的價目。祇有么二堂子和鹹肉莊上。是有一定的價格。而么二堂子比較鹹肉莊。還要來得呆板。從前有一句口號。叫做六跌倒。倒已變為八跌倒了。到么二堂子去過夜。不論燕瘦環肥。壯幼妍媸。你如果看中了她。一律以八跌倒為標準。到莊上去玩。她們雖說也有規定的。如坐房間若干。打砲若干。夜廂若干。可是逢到特種鹹肉。其肉價往往要臨時增加。

賣肉場中最沒有標準的。要算「野鷄」「淌白」「私娼」幾種。她們臨時拉着了客人。或客人臨時看中了她。所有夜度資一項。大都「討價還價」。倘使門檻精一點。她們也不敢故昂其值。如果洋裏洋腔。滿面表現着急色兒的樣子。那麼就對你不起。却要獅子大開口的亂敲亂砍了。（敲是敲竹槓。砍是砍斧頭。）

一班挑葱賣菜的小販。和滑頭店鋪。你去買它東西。都要討價還價

的。所謂向天討價。着地還鈿。那知道肉林場中。也有討價煩。

■請醫生……打保單

自從綁票之風盛行以後。一般擁有財產。吃過苦頭的醫生。對於不相識人上門來請求出診。一律須打保單。加蓋商店圖章。才肯出診。不過這麼一來。而病家要想請它出診。打不到保單。祇有死路一條。還有少數明哲保身的醫生。因為世途嶮巇。對於不相識人來請出診。索性拒絕不應。叫病家自己上門來醫。如果病勢輕微。自屬不成問題。倘使病勢劇重。躺在床上。不能行動。要想請它來醫。它又拒絕不應。也祇有死路一條了。

■粥店……豆腐店

市上通宵達旦。夜不關門的店舖。除掉少數酒食店外。祇有粥店和豆腐店兩項。年初到年底。未見它們關過店門。豆腐店的工作。完全

在夜間幹做。到了天明發賣。故全夜不關門。粥店因為要救濟車夫饑餓起見。故也全夜營業。不關店門。夜班車夫。統夜奔跑。到了饑火中燒時候。都到粥店裏去果腹。倘使粥店不全夜開着。試問那般車夫到那裏去吃東西呢？

不過粥店全夜是營業。豆腐店全夜是工作。兩項商店。雖同是全夜。而其性質却不相同。

還有一種尷尬人。到了深夜。沒有力量去借棧房住宿。往往到粥店裏去。或吃兩碗粥。或食幾只野鷄糰子。吃完了。故意遲遲不去。打了一個盹。挨到天明才走。這一夜的棧房開銷。又可以免除了。

### ■ 餛飩擔

挑擔賣餛飩。共有兩種。一種是高脚式的擔子。邊敲邊擊。其聲卜卜。一種是低矮式的擔子。不敲擊竹筒而敲竹片。一面敲。一面喊「蝦肉餛飩麵」。因為這種餛飩擔子。都兼賣麵條。餛飩的餡子。是用



蝦肉猪肉拌和。其式甚大。故有大餛飩之稱。每盃起碼小洋一毛。麵價也相同。高脚擔子。歷史最久。它的表示。只敲竹筒而不叫喊。餛飩都是小的。每盃起碼一百鈞。(即銅圓十枚)現在有幾副擔子也兼賣麵條了。挑賣矮式餛飩擔子。為粵人所發明。它們的口號。是賣「蝦肉餛飩」。近來除粵人外。鎮江幫揚州幫也不少。

### 客飯

現在除貴族式的大館子外。其它大小菜館。都售賣一種「客飯」。每客價目。各家不同。從兩毛到五六毛為止。菜肴有二菜一湯。飯則沒有限止。任客吃飽為度。自客飯制度盛行後。一般買飯吃的朋友。都趨之若鶩。如天津館。川館。徽館。本地館等。都已售賣客飯。倘使胃口狹窄的人。還不能吃得精光。如有三個朋友合吃兩客。菜肴更叫他合併起來。未了。祇添加白飯一客。這種最經濟的吃法。再便宜也沒有了。

客飯的制度。據說爲老北門外大街幾家教門館所創設。（爲回教徒所開設。）早已售賣多年。它們定價每客三毛。以小洋計算。現在各幫館子售賣客飯。想係採用教門館的辦法。

#### ■蘇廣成衣舖

住在上海的人們。不論做一件布衣。或一件綢衣皮衣。都要請教縫衣匠去做。因此成衣舖的開設。竟至觸目皆是。它們除少數租屋開設外。其餘都在弄堂口和門樓底下。租借一席之地。闢作工場。它們的招牌。大都標着「某某蘇廣成衣舖」。蘇者指蘇州。廣者指廣東。其實蘇州人講究衣着。確爲實在情形。廣東人却注重「食」「住」兩項。衣着上并不攷究。它們招牌上標有廣字。不知道是何取義。

縫衣匠的籍貫。以蘇幫錫幫鎮江幫江北幫本地幫寧波幫爲最多數。別幫則很少。它們的進項。除得到主顧工資外。還有揩油的收入。因爲主顧交來的衣料。不論布的綢的皮的。它們定要揩他幾揩。才覺稱

心滿意。所以滬上有句「裁縫不落布·就要當脫家主婆」的俗諺（落即揩油之意）做縫衣匠的分東家和夥計兩種。做夥計的。幫東家工作。每月賺幾塊鈿工資。做東家的除掉剝削夥計油水外。還有揩油的收入。不過做東家的。須預備若干資本。才可以開設一片成衣舖。

它們的資本。不但是租房子。買傢伙。有時還要替主客代料。什麼叫代料呢？因為有一班寫意朋友。做件衣服。不需自己去買布買綢。祇須開明尺寸。交到成衣舖去。它們代你買料。衣服做好後。連同工鈿一并算還。這就叫作「代料」。

### 冷攤

城隍廟裏。有幾處出賣舊書的書攤。名叫「冷攤」。攤上的書。都擺得雜亂無章。亂七八糟。書的種類。有舊書。有新書。有雜誌。有小說。有碑帖。有殘缺不完的。也有整部不缺的。它們的來源。大都是收買而來。

書的價值。從幾隻銅板起。到幾角幾塊止。都是討價還價。有時碰得巧。希有的孤本珍本和家藏木刻。也放在書堆裏。等待識者來購買。書價也並不十分昂貴。其它如整部的新書。它們反要斤斤較量。善價而沽。因為這班書販子知識有限的緣故。

### ■玻璃包廂

戲園中的三層樓包廂。定價很便宜。向為一般下層民衆觀看之地。至於大人先生。要人聞人。大都不屑到這種包廂裏去聽戲。

從前許少卿在福州路經營丹桂第一臺時。在某一時期內。特將三層樓外面。鑲嵌玻璃。名為「玻璃包廂」。許老板的意思。這麼一來。也可以招致高一級的主顧了。但是平津人叫「聽戲」。上海人叫「看戲」。既然着重於「看」。故座位距離戲臺越近越好。「玻璃包廂」名目果然好聽。惟在三層。於視線上很不方便。裝好以後。仍舊吸不動高一級的主顧。過了不久。就此拆除。這「玻璃包廂」的名稱也取

消了。（現在丹桂第一臺舊址。早於前年拆除。改建市房。現在開設致美樓菜館即是。）

■ 燻魚……酥糖

市上糖食店的店招。從前都題稻香村和野苧薺。現在則題老大房和天祿。不過上面加一記號。以資識別而已。糖食店內出賣的東西。少說些總有好幾百種。惟對於燻魚……酥糖兩項。它們更特別注意。掛招上寫上「透味燻魚」不算外。還要在櫃臺橫邊。豎立一塊金字硃漆的木牌。上寫「燻魚」兩大字。（也有寫酥糖兩字者。）於此可見它們對於這兩項東西的注重了。

不過爲什麼不注意別項東西。專注意這兩項東西呢？也有緣故。因爲上海人專在吃字上面用功夫。燻魚美味。不論啜粥。飲酒。吃飯。都很相宜。買牠兩毛四毛。可以快吾朵頤。因此糖食店爲迎合顧客的心理起見。不得不在燻魚上特別注意了。酥糖是甜的。不能充下酒物

。也不能當佐粥菜。但是上海的癮君子很多。癮君子都歡喜吃糖。躺在榻上。吸足了鴉片烟。吃牠幾塊酥糖。苦甜相濟。自是其味無窮。糖食店裏的酥糖生意。因此也大好特好。它們豎起了金字硃漆的大木牌。其意思要促起癮君子們。快去多多交易。

#### ■ 日需房飯錢二百八十文

五十年以前。滬上最大的旅館。(當時都呼客棧。)每客房飯錢每天祇收制錢二百八十文。其次自備飯食的。每天房錢祇收百文或八十文。最下的小旅館。每天祇需四十文。或二十八文。如此代價。可見當時生活程度的低小了。

現在住大旅館一天的房錢。大者要十幾塊到幾十塊。小者也要幾塊。即最下的小旅館。每天每客也需二三毛錢。雖說現在的旅館。建築宏偉。設備完全。然而房價已超過幾十倍或幾百倍以上。

制錢二百八十文。折合現在洋價。還不到一毛錢。莫說付房錢不夠

。即付茶房的小賬。還相差很遠。倘使今昔一比較。真是天差地遠哩！

■小便三角……大便一元

按照租界章程（即洋涇浜北首租界章程）第十七款載。「馬路上不能大小便。弄裏之無大小便處者。亦不得大小便。否則拘送捕房。大便罰一元。小便罰三角。」因此人們偶然便急。一時得不到便處。在馬路上或弄堂裏便一便。倘被探捕瞧見。是要拘到行裏去。（即巡捕房）照章處罰的。如果你沒有錢的話。那就要禁錮你四小時了。

本來不到廁所裏去大小便。不但太不雅觀。而且有礙衛生。稍知自重者。必不願故違禁令。不過有時便急起來。得不到廁所地方。也祇好拆一回洋濫污了。（這種拆洋濫污的辦法。祇有小便而已。大便是很少見的。）

作者有一辦法。倘使人們在馬路上走路。一時便急起來。得不到廁

所地方。可找尋一家茶館或菜館跑進去。便一便。就得了。因為茶館菜館裏邊。不但有尿池。且有便桶。不論你要小便大便。祇要口頭上客氣一點。它們總可以允許你便一便哩。

### ■櫃臺上的鐵柵

自從搶劫之風。蠶起以後。一般銀錢進出較多的商店。為防患未然計。免除驚恐計。都在櫃臺上面。周圍裝置鐵柵。以免強盜仁兄的光顧。像那典當。小押店。烟兌店。十家倒有五雙裝起鐵柵來。因為這種商店。銀錢的進出。比較多一點。倘不未雨綢繆。用鐵柵來防禦。那麼就要受強盜匪徒的光顧。遭受意外的損失。

有人說道。一片店舖。裝了鐵柵。好似一隻大鳥籠。各位夥計先生。賽過一羣飛鳥。關在籠子裏。這個比喻。倒有幾分相像呢。

各銀行和各錢莊。也都裝上柵子。不過它們的裝柵。有兩層意思。其一。也是防禦搶劫之意。其二。為便於分類營業起見。不得不裝。



且銀行錢莊所裝之柵。或用燦爛發光的黃銅。或用黝亮雅致的古銅。和烟兌店等黑越越的鐵柵。則又截然不相同了。

### ■靠災民發財的善棍

在理。辦慈善事業的人。都應該潔身自好。一清如水。才稱得起一聲善人。而問心也可以無愧。俯仰也可以無怍。不過一談起上海慈善界的內幕情形。就要使人痛哭流涕。忿恨不置了。

本來辦慈善事業。是一種蝕本生意。那可以發財呢？不過在上海慈善團體中。很有不少善人(?)。依靠着慈善兩個字來發一注大財。掙一份家產的。若要一一的指出來。實在記不勝記。這般人物。真是殺人不怕血腥氣的。專門在災民和貧民身上狼吞虎嚥。祇管自己麥克麥克。其它社會上的笑罵和指斥。它們都不屑顧及。這種人名雖善人。其實是「善棍」罷了。

慈善界中的人物。依作者所知的。約分三種。第一種人。確是抱着

胞與爲懷。視民如子主義。挺身出來辦事。真是一介不取。一絲不苟。有時犧牲着精神不算。還要自己掏腰包。這樣才稱得起善人兩字。不過數量是很少的。

第二種人。捐着某堂某會的一塊金字招牌。到處宣傳或登報徵求。或派員勸募。等到捐款到手。先將大部份款項。留着自用。祇將小部份。撥給慈善上需用。

第三種人。完全是騙局。它們逢着什麼水災……旱災……蝗災等一切災患發生。臨時租賃了一二間房子。掛起什麼協會……什麼善堂的大招牌來。一面請人做好了悲天憫人。聲淚俱下的募捐緣起。印刷了數十萬份。一面敦請幾位名人和聞人做董事。手續完竣。然後派人四出勸捐。廣爲徵募。一班勸募員。又要遴選擅長詞令面厚如鐵的交際大家。這麼一來。募捐的成績。那有不超出新紀錄呢？

它們勸募的手續。不但在本埠進行。還要分派幹員到各地各埠去努

力的勸。努力的募。有時還要化了廣告費。登報徵募。總之。對於勸募兩字上。却可稱一聲無孔不鑽。無洞不入了。

它們發出去的捐簿和收據上面。都印着鮮紅的「經手自肥雷殛火焚」八個大字。但是天老爺大度包容。誰肯來管你們這筆閒賬。故罰誓儘管罰誓。自肥仍舊自肥。

等到災禍過去了。它們也個個撈飽了。一生一世。享福不盡了。起初租借的房子也退租了。金字招牌也撤除了。經理協理司理和大小職員。都一溜烟的逃跑了。就此暫告閉幕。以後逢到什麼災變發生。或再照老法子來幹一回。也是常有的事。

在前面說過的第一種人。真正當得起「善人」或「善士」兩個字。第二種人祇可說它是「偽君子」。末一種人。確是慈善界之「善棍」。社會上之「蝨賊」。

去年發生的東北義勇軍捐款撤查風潮。曾經鬧得滿城風雨。一天星

斗。究竟有無舞弊。吾們局外人。不得而知。如果不幸也蹈着善棍的覆轍。再發現一班「義棍」。豈不要被外國人笑脫牙齒嗎？

#### 廣告醫生

有一種醫生。它的學術很平庸。信譽又很淺薄。因此顧客寥寥。門可羅雀。於是想出一條妙計來。專在廣告上面用功夫。它們登起廣告來。常常要登載全版或半版。廣告上面的措詞。更說得天花亂墮。自吹自唱。那麼一來。生意自會興隆。門庭定卜如市了。

廣告措詞。不但說來活龍活現。好看煞人。而且同時更羅致幾十位社會聞人。替它列名介紹。這種廣告一登出。那怕病人不源源而來麼？因為上海地方大。人數多。生了病。請不到好醫生。確是不少。今看見這種措詞生動的大廣告。那得不怦怦心動。快來就教呢！

時人目這般醫生。名曰「廣告醫生」。可謂再切當也沒有了。因為它們不在醫學上面研究。專門在廣告上用勁兒。

### ■高等華人

在外國人眼光中分晰出來。有所謂「高等華人」和「起碼華人」等分別。但不知那一種是「高等華人」。那一種是「起碼華人」。倒值得研究一下。

據說是買辦階級和一部份有勢力的寓公。能說幾句洋涇浜話。能穿西裝革履。能狐假虎威。能借外力欺壓同胞。能吮癰舐痔。如果具着這幾種資格的。才配稱一聲「高等華人」。

其它勞心勞力。安分守己。不善媚外。以度其苦生活的善良民衆。想必是「起碼華人」了。

榮幸哉「高等華人」。漂亮哉「高等華人」。但將來不幸而亡國以後。這許多目高於頂。神氣活現的「高等華人」。不知道可以不作「亡國奴」麼？

### ■看鬼臉

現在商店的店員。除掉極少數受過訓練而和顏悅色的招待主顧外。大多數都扮着鬼臉。（作者前著「店員之三副面孔」一文，載入本書下集·讀者可參觀。）對待主顧。到它們店裏去交易。總是抱着似理非理。似睬非睬的態度。故我們去買東西。簡直去看它們的鬼臉了。警告一店的主人翁和經理先生。以後對於店員們。先須切實加以訓練和指導。然後畀以店員重任。要曉得一店的興旺衰敗。全在店員的身上。那可不注意嗎？那可馬馬虎虎。放任它們扮鬼臉嗎？其實現處冷酷勢利的社會裏。如果有事求人。或衣衫太樸實些。包管你處處看到「鬼臉」的不堪入目呢？

### ■ 十三點

前年冬天。作者家裏。搬來一份房客。是一夫一妻。和一個養女。（即螟蛉女）年可十五六歲。它們夫妻倆。叫喚養女總是「十三點」長。「十三點」短。作者聽了。委實有些不懂。後來詢問一位明瞭上海

社會的朋友。才知道有一種人。說它呆蠢並不呆蠢。說它伶俐也不伶俐。好像時鐘時表之超出準繩了。因此人們對於這種人就起了一個含着輕薄而尖刻的稱呼。叫作「十三點」。不過這種稱呼。對於別人。總是背後叫着。倘使當面叫喚起來。那就要釀成口舌爭鬧的事情呢。

### 尋Y

上海地面遼闊。又爲五方雜處。拐子歹人。混迹其間。因此失孩失婢。亦層見疊出。不幸而遇到此事。或登報招尋。或在電桿木及牆腳邊上。貼着幾張尋人通告。牠的措詞。不外某日某時。走失一孩子。着什麼衣服。臉上五官怎樣。身材怎樣。鞋帽怎樣。一一寫明。如有仁人君子。知其下落。送到××路××里××號××宅。酬洋××元等語。不過尋人的人字。都顛倒寫着。一說。這樣寫法。走失的人。不能遠走。容易尋到。這個迷信。不知是那一位發明的。却是無從查攷了。至走失原因。除掉一大半被拐子拐去藏匿。意圖販賣外。一小

半或因迷途而不能歸家。也是常有的事。

### ■ 俞調……馬調

在書壇上說書。如係彈唱小書。起首必先唱一段開篇。開篇唱完。才唱正書。開篇的格調。向有俞調和馬調的分別。俞調是清代嘉道年間俞秀山所發明。音調很幽雅。如同小兒女綠窗私語。娓娓動聽。馬調係咸同年間馬如飛所創始。音調率直。沒有餘韻。然而當年的馬調。會風行一時。學者很衆。俞調從前雖也風行過。究不如馬調的得勢。

現在的彈詞家。早已各有師承。自成一家。而老前輩所遺傳下來的俞調馬調。久已不復掛齒了。

### ■ 醫生的三嚇頭

吃公事飯的人。對付竊盜莠民。慣用三嚇頭手段。據說不用三嚇頭。它們要狡賴的。所犯的罪。不肯承認。不料現在有一種醫生。對付



病人。也抱着三嚇頭主義。什麼叫三嚇頭呢？譬如人們生了病。請教它們去診治。其實這個病是很輕微的。一劑藥吃下去。就可霍然而愈。它們則故甚其辭說。病勢如何的凶險。如何的厲害。脈案未句。必寫「候政」或「候高明裁酌」等字樣。如果病勢確實沉重。已到了膏肓時期。用這種手段對付。情還可願。倘使病勢並不沉重。也說如何凶險。如何厲害。實在是不應當的。而且使病人多生一層恐懼之心。輕病變成重症。也常有的事。

推測這班醫生的心理。無非抱着不負責任的態度。況且輕病說得凶險。一劑藥吃下去。吃好了。病人方面。要念念不忘的歌功頌德。感謝不盡。倘使不幸而發生變化。也不能和這位醫生稍稍理論。因為它們早已說過很厲害呢？而且脈案未句早寫明「候政」。你們自己不小心。不斟酌。流年不利。活該倒霉。與這位高明醫生。絲毫無涉。

其實醫生。雖也是職業之一。究竟多少要有點慈善性質。遇到不可

救藥的重病。也應該善爲說辭。不可一味恐嚇。使病人多添加一層恐懼心理。假使是輕病。更應該切實安慰。才是做醫生的天職啊。

### ■開大炮

在那晉(山西)綏(綏遠)各省地方。嗎啡(別稱白麵)毒物的消路很大。那邊的人民。不但癮君子需要牠。卽向無烟癮的。大家見了面。也多以嗎啡餉客。它們吸食嗎啡。又很簡便。祇用紙烟一支。搗之結實。烟頭空了。將嗎啡少許放入空頭。卽可燃火吸食。不過那麼一來。向無烟癮的。常吸不斷。也會成癮。這種吃法。它們叫「開大炮」。近來這「開大炮」的頑意兒。最近也發現到上海來了。而且有人專將嗎啡和入香烟之中。祕密售給吸食紅白丸的癮君子過癮。藉以牟利。從前祇有「打彈子」(卽吸食紅白丸)和「戳藥水針」兩項。現在又多一「開大炮」了。

### ■大少爺謀害妓女

民十一(壬戌)夏季。閻瑞生謀斃福祥里妓女王蓮英一案。事發以後。會哄動一時。人們都目爲幾十年來花界的一大慘案。後來閻瑞生逃往徐州。被該地軍警拘獲。解回上海。當時上海最高官廳。是松滬護軍使。任護軍使者是何豐林(茂如)氏。由軍法處鄧處長審訊確實。判決閻瑞生和吳春芳二人。按照懲治盜匪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處以死刑。朱稚嘉(卽朱老四·爲已故甬紳朱葆三之子·)宣告無罪。

事後。九畝地新舞臺。卽趕排一劇。名曰「閻瑞生」。由趙君玉飾王蓮英。汪優游飾閻瑞生。開演四個月。夜夜滿座。其盛況不亞於今春新光映演的姊妹花。後來又有××影片公司。編成電影。亦映演很久。更有一般賣唱者。編爲小曲。如「蓮英託夢」。「蓮英嘆五更」等。最爲婦女界所歡迎。

護軍使署發表的判決主文和判決理由。文長八千多字。極洋洋乎大觀。

蓮英是新世界於丁巳年舉行第一次花國選舉。當選的花國總理。當選以後。爲出鋒頭計。對於衣服飾物。惟奢是求。手指上常御大鑽戒。光耀炫目。因此卒遭慘死。而閻瑞生本爲震旦大學肄業生。因品行不良。誤與匪徒爲伍。淪入下流。其謀斃蓮英。完全拆白黨劫財行爲。結果亦難邀寬典。明正典刑了。

### ■ 燙頭髮

自從婦女剪除髮髻以後。過了兩年。又盛行燙頭髮起來。現在的摩登女郎和時髦少婦。大都將頭髮。燙成水波浪式和螺髻式。以爲美觀。此爲最普通的燙髮。更有一班舞女。將頭髮左右分開。燙得筆挺。好像一隻蝴蝶躲在頂上。她們以爲美觀極了。且不這樣燙法。也不成其爲漂亮的舞星。

燙頭髮有自己燙的。有請教理髮師燙的。用一根鐵製的扞子。先在火酒上面燒熱後。繼在頭髮上面。橫捲豎撩。手續很是麻煩。并且前

年有一個電影從業員浦驚鴻女士。因爲自己燙頭髮。撥翻火酒。火着衣服。毒燄攻心。就此喪却一條寶貴底生命。事出以後。新聞報記者嚴獨鶴先生。曾經做過一篇談話。切勸一班摩登婦女。不要再燙了。以免發生意外的危險。但是輿論的制裁。一些不生效力。大有死儘管死。燙仍舊燙。死脫一個。有什麼要緊。燙頭髮是摩登中萬萬不可缺少的要素。

到了現在。不但女性要燙頭髮。凡顧影翩翩。自命摩登男性的。也都要燙得光亮鬢曲。那麼一來。理髮店裏主人翁。又多做着幾筆好生意。

理髮店的玻璃窗上。現在都黏着「男女燙髮」四個大字。作者瞧了。起初有些疑惑。意謂鬚眉男子燙什麼髮呢。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摩登青年。也有燙頭髮的新花樣。

自從新生活開始以後。最高當局。會通令禁止婦女燙髮。現已嚴厲

執行。此亦挽救澆風末俗的善政。希望青年男女。不要再摩登了。快覺悟吧！

### 年紅燈

年紅燈（一稱霓紅燈）的裝置。現在已大盛而特盛了。一條南京路上的大商店。差不多已家家裝置。其次是影戲院和大飯店。也都裝置了。每天到了晚上。耀人眼簾之年紅燈。竟至觸目皆是。這種燈的科學名詞。叫「氙光」。光度極強烈射眼。商店之裝用此燈。取其使人容易注意到這片商店。

現在除掉紅色以外。還有「綠色」和「藍色」等分別。並有旋轉流動的。開閣的。裝置年紅燈的公司。起初由西人辦。現在由華人經手裝置的也有一家。

人們做喜事或祝壽。廳堂中央。也有臨時裝用年紅燈的大「壽」字和大「壽」字。取其漂亮。故目下的年紅燈。可謂已盛極一時了。

## ■桂花

滬人口中。要說出一種蹩脚而起碼的東西。都可用「桂花」兩字代表。譬如說「桂花寡老」。或「桂花律師」。即是表明蹩脚的女人和起碼的律師。至人們爲什麼要用桂花來形容一種壞劣東西。實在難以索解。

桂花在花卉中。雖不能比牡丹的香豔。和菊花的傲霜。也非平常賤花。按產桂最多地方在廣西。故廣西稱桂省。桂有麝桂金桂銀桂丹桂肉桂等分別。肉桂之皮。名曰桂枝。可作藥材。

其它桂花。可以連枝插入花瓶。供擺案頭。能使馨香觸鼻。沁入心脾。用糖醃之。又可充作香料。如此說來。桂花也是名貴而有用的東西。今比喻爲起碼的植物。豈不要使桂花叫屈嗎？

## ■跑狗癮

有許多愛好玩耍的上海人。對於跑狗的興趣。真是非常地濃厚。到

拜三六的晚上。非去一趟不可。賽過抽鴉片煙一樣。不去是不能過癮的。於是上海人除掉大烟癮嗎啡癮麻雀癮跳舞癮回力球癮花會癮等等以外。又多了一種「狗癮」了。

據說「狗癮」的養成。也需要一種常人所不可及的忍耐性。又要研究一本很厚的賽狗專刊。此層和打花會人熟讀「致富全書」一樣。又要掏出雪白的大洋錢。去掉換跑狗場裏專用的鈔票。又要鑒別出場的幾只狗的行色。再要計算是買位置。還是買獨贏或是雙獨贏。跑得第一。倘使僥倖得中。還要從人堆裏擠進去領獎。手續是夠麻煩了。然而去賭跑狗的人。從來沒有過半句怨言。唯一原因。祇是它們已經染上了「狗癮」。

在開賽時候。先由一只電兔。在最前面奔跑。許多狗兒。在後面追逐。看看像追着的樣子。但老是追不上。不過追雖追不上。希望終是有的。結果呢？許多狗兒出了一身大汗。那隻電兔寫寫意意地休息了。



。這就所謂賽狗。

跑狗場從前有三處之多。(一)華德路之明園。(二)延平路之申園。(三)亞爾倍路之逸園。後來公共租界納稅會西人提議禁止。工部局准如所請。諭令明園和申園停止營業。跑狗場老板。表示不服。曾一度與工部局提起訴訟。結果仍舊維持前議。不許開張。

現下跑狗場之碩果僅存的。祇有逸園一家。因該園地處法租界的亞爾倍路。法租界當局的態度。和公共租界有些不同。因此逸園得以照常營業。直到如今。明園結束以後。曾一度改營游藝場。因生意清淡。不多時即關門大吉。申園則今已改組為足球場了。一般染有「狗癮」的同志。撫今追昔。當有無限地感歎。

### ■ 么二三式

婦女界穿的衣服。現在越窄小。越摩登。穿在身上。不但奶部高聳。而且臀部突出。又着了高跟皮鞋。在路上行走。扭扭嫋嫋。非常的

使人注目。這種形態。時人稱謂「么二三式」。象形取義。倒很確切呢！

這種妖形異服。在內地各埠已有好幾處嚴厲的禁止了。但是在上海租界上。依舊是很多很多。可謂一歎。

### ■ 捏脚

吾們居在地氣潮濕的上海地方。不論男女。多患着濕氣。濕氣之最普遍者。左右兩脚的腳趾縫。終年發癢。不過僅僅發癢。本無大礙。進一步的却要腐爛腫痛。那對不起就會舉步維艱。不能行路了。

因此患腳趾癢的人。到了浴室裏去洗澡。洗好以後。堂倌就要替你捏脚。真正濕氣濃重的。還要叫扞脚匠。用小刀子來刮上一刮。才覺適意。

凡做堂倌的。多會捏脚。究竟這捏脚。怎樣捏法呢？浴客躺在榻上。它坐在小橙下。用一條乾毛巾替你抽絲剝繭般在那腳趾縫裏橫捏豎

擦。這就是捏腳。濕氣重的人。末了。還要用滾開水裏浸過的毛巾。燙上一燙。才覺有趣。講到這個玩意。雖屬小道。其技藝却大有分別。因爲工作時候。輕重疾徐。因人而施。（分濕氣輕重之別）能使你感到一種很有趣味的快感。如果技藝不精的堂倌。不明輕重疾徐之法。一概亂捏亂擦。就算畢事。那非但得不到一些快感。反而要感着不能止癢了。

住在北省高燥地方。極少患濕氣病的。但是到了上海。連居幾個月後。它一雙尊腳。自然而然會癢起來了。到了這個時候去洗澡。非叫堂倌替你捏一捏。就要感到一百個不適意。這是地氣關係。要想免除。也沒法免除哩。

市上的按摩院。它們本以按與摩爲號召。現下因爲捏腳的需要。大多數也加上捏腳一門了。

## 本書上集子目

- ▲上海的人口與貿易額
- ▲分租房屋之習慣法
- ▲鴿籠式之房屋
- ▲公館馬路的騎樓
- ▲長三與么二
- ▲女校書
- ▲倡門中的術語
- ▲流動的賣唱
- ▲公務正堂
- ▲露天通車
- ▲吸精校長
- ▲茶房媒
- ▲女職員
- ▲跳舞……歌舞
- ▲撒尿菩薩
- ▲游戲場之始祖
- ▲打彈子
- ▲出賣籠頭水
- ▲真刀真鎗的創始人
- ▲開房間
- ▲複雜之社會
- ▲二房東受累
- ▲三層樓
- ▲公共租界之三公園
- ▲娼妓籍貫之不同
- ▲韓莊開一砲
- ▲鹹水妹
- ▲點大蠟燭
- ▲徵歌
- ▲東洋女堂倌
- ▲烟……賭……娼
- ▲湔排……鹹肉
- ▲如此按摩
- ▲神秘的北四川路
- ▲同性戀愛
- ▲小客棧寫真記
- ▲截藥水
- ▲南市新舞臺
- ▲共舞臺之男女合演
- ▲大旅社……大飯店
- ▲日本在上海經濟力之發展
- ▲挖費與小租
- ▲半條大馬路
- ▲橋梁之遺蹟
- ▲野鷄之釋義
- ▲借小房子
- ▲轎飯票之三變
- ▲老……少
- ▲野鷄拉夫
- ▲包車野鷄
- ▲神秘的朝會
- ▲女招待
- ▲女學生的醜業
- ▲虹口賭場
- ▲花會狂
- ▲客棧名稱之變易
- ▲吃白麵
- ▲蟾宮折桂
- ▲女伶封王
- ▲兜喜神方

- ▲兜圈子
- ▲女浴室
- ▲模特兒
- ▲泥製春戲
- ▲南石路與北石路
- ▲大褲管與小褲管
- ▲染指
- ▲搶油主
- ▲狂溯之一瞥
- ▲張競生的性史
- ▲廣東人的迷信
- ▲不守時
- ▲名人與花柳
- ▲拋沙擲泥
- ▲馬路政客
- ▲棺材店裏的鬼戲
- ▲小賬分文不取
- ▲看熱鬧
- ▲基督教

- ▲兜風
- ▲擦背
- ▲曲綫美
- ▲旬先生
- ▲剪髮留髮
- ▲畫眉
- ▲硬領頭
- ▲木蛀蟲與地蠶蟲
- ▲摩登化
- ▲燒頭香
- ▲拉風
- ▲市虎
- ▲此地不准小便
- ▲搭客要找保證
- ▲歐化
- ▲茶館
- ▲堂彩以外之堂彩
- ▲無意識

- ▲浴室堂信
- ▲清水盆湯
- ▲龜頭套
- ▲天妃宮
- ▲梳頭備
- ▲耳環
- ▲合會
- ▲滑稽公司
- ▲鷄叫做到鬼叫
- ▲燕子窠命名之釋義
- ▲打醮
- ▲紅綠燈
- ▲打樣
- ▲大舞臺對過
- ▲小鬼
- ▲吃包茶
- ▲送元寶
- ▲醫院

## 本書下集子目

▲大報最盛時代

▲各報社評之變遷

▲報界四金剛之凋零

- ▲野金剛
- ▲十五年前之小報
- ▲賣朝報
- ▲當幾鈿
- ▲借印子鈿
- ▲各銀行之鈔票
- ▲金價之貴賤
- ▲赤腳財神
- ▲姚天亮……蘇鷄啼
- ▲大包作頭和小包作頭
- ▲電車
- ▲野鷄包車
- ▲不准兩人坐車
- ▲電影
- ▲露天旅館
- ▲各業最多地點
- ▲薦頭店
- ▲砂鍋餛飩
- ▲接方送藥……代客煎藥
- ▲同業嫉妒
- ▲達仁堂之死算盤
- ▲男女翻戲
- ▲報頭下之洪憲紀元
- ▲現在流行之小報
- ▲當……質……押
- ▲徽駱駝
- ▲借皮球
- ▲滿天飛
- ▲馬永貞與霍元甲
- ▲張鬢髻
- ▲交際博士黃警頑
- ▲鴛夫之雙料利益
- ▲大家當心點
- ▲腳踏黃包車
- ▲人力車夫苦惱
- ▲雜耍
- ▲夜花園
- ▲天祿之『推潭僕遠』
- ▲店員之三副面孔
- ▲菜飯
- ▲兌換銅圓
- ▲小兒回春丹
- ▲保險
- ▲倒棺材
- ▲汪漢溪大捧林黛玉
- ▲報館街
- ▲當價
- ▲押店之利率
- ▲一角過夜
- ▲搶帽子與撈帽子
- ▲馬玉山與洗冠生
- ▲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
- ▲外國女律師
- ▲生意和尚討老婆
- ▲東洋車
- ▲黃包車廣告
- ▲可惡的車夫
- ▲露天舞臺
- ▲打倒獅子金剛
- ▲飯店弄堂
- ▲理髮店門前之三色棍
- ▲天天大廉價
- ▲烟紙店的兌價
- ▲華成公司之股票
- ▲人蠟燭
- ▲跑老虎當

- ▲倒冷飯
- ▲拉一把
- ▲彩豬糞
- ▲賞光券
- ▲綁匪
- ▲三光黨
- ▲買戶頭
- ▲賣性照片(即賣春宮)
- ▲賣經
- ▲算命
- ▲上海人口中之「老」字
- ▲躉荳芽
- ▲揩油
- ▲叫火燭
- ▲空頭支票
- ▲假輔幣
- ▲髦兒戲

- ▲小書攤
- ▲專做外國人生意的乞丐
- ▲拿開銷
- ▲襪牌頭
- ▲白相人嫂嫂
- ▲頂瓜瓜與硬綳綳
- ▲買爛東西
- ▲賣冰
- ▲撈錫箔灰
- ▲還魂烟
- ▲甯波人口中之「阿」字
- ▲兩個半滑頭
- ▲儲蓄騙
- ▲樹上開花
- ▲假鈔票
- ▲假書畫

- ▲水門汀上告狀
- ▲趕豬糞
- ▲講斤頭
- ▲兜得轉與跑得開
- ▲捉蟋蟀
- ▲拋頂宮
- ▲賣長錠
- ▲賣書畫
- ▲拾荒
- ▲刺花
- ▲吃講茶
- ▲點香燭
- ▲某國浪人
- ▲抄把子
- ▲假銀幣
- ▲假客氣

本書上下兩集共兩冊，計十二萬言，定價洋一元二角，特價洋八角四分，續集一冊，計六萬餘言，定價洋八角，特價洋六角，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代款，九五折算，惟郵票而上印有某省地名者，概不收用。

▲上海滬報館出版部啓

稿脫月十年三十二國民  
印付月六年四十二國民  
版出月九年四十二國民

有  
著  
權

不  
許  
翻  
印

上海鱗爪

續集壹冊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函購 酌加寄費——

著  
者  
青  
浦  
郁  
慕  
俠

發  
行  
者  
上  
海  
滬  
報  
館  
出  
版  
部

印  
刷  
者  
上  
海  
華  
文  
印  
刷  
局

總  
發  
行  
所  
北  
山  
西  
路  
德  
安  
里  
一  
一  
五  
號  
上  
海  
格  
言  
叢  
輯  
社